曝書亭金石文字跋尾六卷

〔清〕朱彝尊撰

芋園叢書本

金石文字跋尾序

金石家之見重於世也豈僅足以見古蹟之存亡攷字學之源流已哉彼前詰之究心於此實與經學諸儒之剖析微文攷證墜簡相等者將藉以徵文攷獻舉凡氏族所繫功績所存以及官職之異同僻秩之遞轉於諸史志傳所載有可攷證其得失訂正其繆訛正不特其文之引用經傳爲說經家所取資也吾郡竹垞先生肄經攷古爲當世推重其於金石之品題祇緒餘耳然而鑒賞之精攷訂之確亦足以見其淵博爲獨絕矣念自亭林顧先生肄究於此其所箸金石文字記採輯至廣至先生而視亭林爲尤精當其時吾郡收藏之富甲於東南若項氏天籟閣李氏六硯齋以及曹氏倦圃菁英所聚稍稍流散先生或得而藏之或觀而識之其聞見之廣尤足以供審核肄辨者以故先生所箸會有吉金貞石志一書逮編定全集幷入諸題跋於其中不復別爲成書厥後繼先生而起者嘉定錢先生研精於是其所以取證乎經史者益精覈蓋踵於後者固不易而發於前者爲

金石文字跋尾序

光緒乙酉歲小春月鄉後學陳其榮謹序

金石文字跋尾目錄　一

第一卷
商祖丁爵銘跋
商父己敦銘跋
宋拓鐘鼎款識跋
周鼎銘跋
周司成頌寶尊壺銘跋
周延陵季子劍銘跋
南海廟二銅鼓跋
書漢鏡銘
跋新莽錢范文
跋甘羅城小錢文
景雲觀鐘銘跋
咸甯縣唐冶金五佛像銘贊跋
吳大安寺鐵香鑪題名跋
書錢武肅王造金塗塔事
溪州銅柱記跋
續題溪州銅柱記後
廣州光孝寺鐵塔記跋
續書光孝寺鐵塔銘後
跋晉祠鐵人胸前字
太醫院銅人腧穴圖拓本跋

金石文字跋尾目錄　二

第二卷
書峒嶍山銘後
石鼓文跋
跋漢五鳳二年甎字
會稽山禹廟窆石題字跋
漢開母廟石闕銘跋
漢戚伯著碑跋
漢魯相乙瑛請置孔廟百石卒史碑跋
漢武梁祠碑跋
漢桐柏廟碑跋
漢婁壽碑跋
衡方碑跋
漢滈干長夏承碑跋

金石文字跋尾目錄　三

漢博陵太守孔彪碑跋
漢析里橋郙閣頌跋
漢冀州從事張君碑跋
跋蔡中郎鴻都石經殘字
溧陽長潘校官碑跋
跋漢華山碑
漢白石神君碑跋
漢郃陽令曹全碑跋
續題曹全碑後跋
漢北海相景君碑幷陰跋
漢蕩陰令張遷碑跋
漢酸棗令劉熊碑跋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跋
書韓敕孔廟前後二碑幷陰足本
郎中鄭固碑跋
書王純碑後
跋竹邑侯相張壽殘碑
金鄉守長侯君碑跋

金石文字跋尾目錄　四

第三卷
魏封孔羨宗聖侯碑跋
尚書宣示帖跋
跋吳鎮鼎甗字
吳天璽紀功碑跋
晉汲縣齊太公二碑跋
晉平西將軍周孝侯碑跋
宋揚黃庭經跋
開皇蘭亭本跋
跋蘭亭殘石搨本
跋蘭亭定武本
國子監石本蘭亭跋
姜氏蘭亭二本跋

蘭亭神龍本跋
晉王大令保母甄志宋搨本跋
梁始興安成二王墓碑跋
茅山許長史舊館碑跋
魏魯郡太守張猛龍碑跋
魏李仲璇修孔子廟碑跋
北齊少林寺碑跋
宇文周華嶽頌跋
後周幽州刺史賜少保豆盧恩碑跋

眞定府龍藏寺隋碑跋
題僞刻李衛公告西嶽文
潘氏家藏晉唐小楷冊跋
第四卷
唐太宗晉祠碑銘跋
聖教序跋
高騎都尉李君碑跋
唐郭君碑跋
跋唐明徵君碑
唐龍門奉先寺盧舍那像龕記跋
跋石淙碑
跋唐博城令祭岳詩
唐張長史郎官石記跋
開元太山銘跋
唐封北嶽神碑跋
唐崇仁寺陀羅尼石幢記跋
書唐蘇祕監小洞庭二碑後
唐憫忠寺寶塔頌跋

蘇靈芝易州鐵像頌跋
唐御史臺精舍記并碑陰題名跋
唐儲潭廟裴謂喜雨詩碑跋
五經文字跋
平定州唐李諤妬神頌跋
跋唐衢州刺史嗣江王禕石橋寺詩
唐郎官石柱題名跋
跋唐岱嶽觀四詩
唐濮陽下氏墓誌銘跋

唐游石橋記跋
跋石橋寺五唐人詩
唐濟瀆廟北海壇置祭器銘跋
書唐賈竦華岳廟詩石刻後
白樂天草書春游詩拓本跋
第五卷
唐國子學石經跋
榆次縣三唐碑跋
九經字樣跋
書張處士瘞鶴銘辨後
湖州天甯寺尊勝陀羅尼石幢跋
唐阿育王寺常住田碑跋
憫忠寺重藏舍利記跋
唐漳州陀羅尼石幢跋
唐北嶽廟李克用題名碑跋
憫忠寺葬舍利記跋
唐濟安侯廟二碑跋
晉王墓二碑跋

干峰禪院碑敕跋
晉義成節度使駙馬都尉史匡翰碑跋
建雄節度使相里金碑跋
鎮東軍牆隍廟記跋
北漢千佛欌碑跋
第六卷
宋太宗書庫碑跋
宋京兆府學石經碑跋
太原縣惠明寺碑跋
桂林府石刻元祐黨籍跋
大同府普恩寺碑跋
杭州府學宋石經跋
書拓本玉帶生銘後
遼釋志愿葬舍利石匣記跋
遼雲居寺二碑跋
金京兆劉處士墓碣銘跋
趙吳興千字文跋
元豐閿縣令碑記跋

霍山廟建文元年碑跋
跋首善書院碑
北京國子監進士題名碑跋

金石文字跋尾目錄終

金石文字跋尾卷一

芋園叢書

秀水朱彝尊著

商祖丁爵銘跋

右爵一銘二字曰祖丁在右柱外薛紹彭曰祖丁者商十四君祖辛之子也內有文作弓形中包六字不可辨識山陽張弨曰此商之酒器蓋射者必繼以飲詩言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是也爵今存弨家弨字力臣精六書負而嗜古賓至繞席皆尊彝敦卣之屬昔歐陽子撰集古錄藉劉仲原父楊南仲諸子釋文自力臣歿後雖有奇字爲余釋其文者寡矣

商父已敦銘跋

父已敦一上圜下方崇一尺五寸脣廣四尺底二尺八寸腹受五升舟五尺四寸其文雲雷其耳饕餮銘二字在腹蓋商器也商人尚質作祭器以薦祖考猶以父稱故鼎有父甲父乙父丁父已父辛父尊有父乙父丁父已父癸彝有父甲父乙父丙父丁父已父辛父癸卣有父乙父丙父丁父已父辛父癸爵有父乙父丁父戊父已父庚父壬父癸觚有父乙父

觶有父已父辛斝有父丁觚有父乙父已鬲有父已盉有父丁父癸舉有父已父辛盤有父辛匜有父癸然則敦以父已名固其宜已不惟是也有以祖名者尊之祖丁祖戊卣之祖乙祖丁祖庚祖辛爵之祖丙祖丁觚之祖丁觶之祖戊是也有以母名者卣與鬲之母乙是也他如世母辛兄丁兄癸婦庚子乙女乙孫已名得通於下銘辭不若周人之煩取足以紀行次而已歲在上章執徐春觀于王公子士駿書齋椎拓而還裝界于冊尾卷

宋拓鐘鼎款識跋

宋紹興中秦相當國其子熺伯陽居賜第十九年日治書畫碑刻是冊殆其所集如楚公鐘師旦鼎皆一德格天閣中物也餘或得之畢少董或得之朱希眞或得之曾大中蓋希眞晚爲伯陽客而少董時視盱眙權場因募款識十五種標以青箋末書眞史拜呈以納伯陽至今裝池冊內秦氏既敗冊歸王厚之每款鈐以復齋珍玩厚之私印且爲釋文疏其藏弆之所後轉入趙子昂家子昂復用大雅印鈐兼書薛氏攷證于後于時錢德平柯敬仲王叔明陳惟寅均有賞鑒私印隆慶六年項子京獲之尋歸倦圃曹先生康熙戊申先生出示子子愛玩不忍釋手先生屬子跋之未果也辛酉冬子留吳下先生寓書及冊復命子跋子仍不果改歲乃封完寄焉先生既逝所收書畫多散失久之是冊竟歸于子藏篋中十載宗人寒中嗜古見而愛玩之猶子之曩日也因以畀之每歎貧之賈師憲嚴惟中物之尤者悉歸焉然千人所指則予託之寒中庶其守而勿失也夫冊中所拓鐘七鼎二十有一敦四卣九敦四簋一甗二壺二刀一槃二鐙一尺一漢器一中有榮次新手跋及其亡也可立而待倘不若山林寂寞之鄉儲藏可久

書林義與公輔諸圖記

周鼎銘跋

右周鼎銘一新城王吏部子底兒之焦山佛寺中傭程處士穆倩讀之其文可辨識者七十有八字存其疑者八字不可識者七字吏部爲長歌述之其弟禮

部貽上和焉而摹其文授予三君者可謂好古之士矣昔歐陽永叔得古器銘必屬楊南仲釋其字南仲之言曰古文自漢世知者已希買逵許愼輩多無其說而蔡君謨亦曰古之篆字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惟其意之所欲甚哉辨識之難也鼎銘詞曰惠敢對揚天子丕顯敷休其人莫考曰王格于周曰司徒南仲殆周初器也其曰立中庭按毛伯敦銘文亦有之薛尚功釋爲立而楊氏謂古立位同字古文春秋書公卽位爲公卽立則是銘曰立亦當作位穆倩

定爲立從薛氏讀也古之勳在王室者既受之冊歸必銘其器論撰其祖父之德善功烈以明示後世如申伯召虎韓侯文侯錫予之盛詩書所載僅千百之一二而銘諸器者無窮蓋不特簠簋匜匜敦皇爲然舉凡鋒矛刀劍莫不有銘自秦銷金咸陽厲禁所至爲段冶改煎殆不可勝數世徒懲秦燔詩書之禍不知銷金爲禍之益烈也嗚呼三代之文自九經而外其得見于今者希矣顧神物顯晦或有時復出惜乎又委之荒山梵宇中莫之寶惜徒令好古君子摩挲

歎息之不已也鼎崇尺有三寸腹深八寸脣廣一尺四寸其耳三寸禮部語予云

周司成頌寶尊壺銘跋

周司成頌寶尊壺注以酒容一斛項腹均有銘按右周司成頌寶尊壺注以酒容一斛項腹均有銘按其文一百五十字可辨識者維三年五月既死魄甲戌王在周康邵宮旦王格太室卽位宰弘右頌入門立中庭尹氏受王命書王呼史虢口冊命頌王曰頌命汝官司成賜汝玄衣鳥帶赤芾朱黃鑾旂鉴勒用事頌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丕顯口休用作朕皇考龔叔寶尊壺用追孝蘄吉康頌其萬年眉壽口臣天子令終子子孫孫寶用此其大畧也攷周轍未東王宮名著于載紀者不聞有康邵宮惟郙敦載吕大臨考古圖有王在周邵宮之文薛尚功釋邵作昭蓋惑于竹書紀年穆天子傳西王母來賓昭宮之故吕氏定作邵今斯銘文甚顯其爲邵無疑椒舉曰康有酆宮之朝冠以康者或康王所築未可定爾太室者明堂中央之室書言王入太室祼是以司成分職不載于周官戴記文王世子篇大司成論說在東序侍坐者

遠近間三席北海鄭氏以爲卽周官司徒之屬師氏而新安王氏駁其非謂世子國子之德業大司樂教之使成故名蓋大司樂也二說均可通要之周官有是名矣銘稱皇考龔叔邢敦稱皇考龔伯二器宜出于同時尊壺今藏錢唐王太僕益朋家識者比于郘之大鼎燕之重器

周延陵季子劍銘跋

康熙九年冬十有二月偕嘉興李良年吳江潘耒上海蔡湘過退谷孫先生蓽室出延陵季子佩劍相示

以周尺度之長三尺有半重九錙上士之制也臘有銘篆字文不可辨合之韋續五十六體書無一似其曰季子劍者先生審定之辭云爾先生命四人聯句詠之詩成摹銘文于前俾書聯句于後裝界爲冊藏之硯山書屋

南海廟二銅鼓圖跋

廣州波羅江上南海神廟銅鼓二大者唐嶺南節度使鄭絪出鎮時高州守林露得之峒戶以獻絪納諸廟面闊五尺臍隱起羅布海魚蝦蟹等紋旁設兩耳通體色微青雜以丹砂瘢其光可鑑小者殺大者五之一從潯州灘水湧出色純綠雜以鷓鴣斑審視之隱隱若八卦畫每歲二月上壬土人擊以樂神民間有疾禱于廟亦擊之考周官六鼓四金鼓人辨其聲用籥章以土鞮人以木革以冒之不聞范金也迨伏波將軍平交阯諸葛丞相渡瀘始鑄銅爲鼓流傳三川百粵頗多嶺南一道廉州有塘欽州有村博白有潭萬州靈山文昌有嶺取以名其地傳聞鼓初成懸于廣庭宰牲置酒予女鯀會出金銀釵叩之納諸主

者目曰都老有讎怨相攻則鳴鼓集衆俄頃烏合蜀則凡鼓悉稱孔明所遺其直易牛千頭苗民得此雄視一方要其制無若南海廟中之大者至于金錞和鼓亦名錞于掌之鼓人見于春秋內外傳先銅鼓有之鄭康成謂圜如碓頭大上小下乃宋聶崇義繪三禮圖誤懸以龍牀狀若杯盂而宣和博古圖一十九器不繪繩索以龍馬虎雌龜魚栖鳳山花鎮之仰若井口是皆以下爲上矣南齊始興王鑑鎮益州什邡人段祖獲錞于以獻史稱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三尺

四寸圓如箭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懸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于下以芒莖當心跪注錞于以手振芒則聲如雷其釋器差詳竊思作錞本以和鼓度其形亦畧似第鼓穹其腰而錞削其下鼓蒙兩面而錞去其底銅鼓初鑄必取二器折衷之蜀人所以名錞于鼓云爾鼓無銘乃俾畫手繪爲圖書其後

漢尚方鑑銘跋

處士鍾嶔立獲古鏡于新塍市之西以百錢購之田父土蝕其半命工刮摩之晶光澄澈處士出以相示挂諸壁若弦月之燭霄漢也驗其背銘辭曰尚方作鏡眞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飢食棗鏡省文作竟蓋漢尚方鑑也漢宮闕有尚方掖門官制設尚方令丞待詔職屬少府主作禁器物掌上手工作以宦者爲之蔡倫之造紙及祕劍是已自武帝好神仙宣帝亦信方士所製隋侯劍寶玉寶璧寶鼎皆尚方爲之既而劉更生獻淮南枕中洪寶苑祕之方令尚方鑄作事不驗張敞上言請斥遠方士尚方待詔皆罷然則鏡銘殆出方士作也宣和博古圖載漢鑑一百有三尚方鑑居其四銘辭損益各殊古人制器不屑雷同若此處士曰有是哉既摹其銘遂裝于冊

書漢鏡銘

金有時而燦惟鏡巨室小家均有之故自漢以來制器間有存者衍齋所藏是鏡蓋漢時物也其銘作韻語曰樂無事日有喜宜酒食豈非知止不殆之君子爲之乎

跋新莽錢范文

易龜貝爲泉布師尚父立其法退而行之齊周官則泉府掌之景王分小大二品權其子母爲利溥矣然仲尼之徒無道其事者利固孔子所罕言也新莽閏位特重錢法錢凡六品刀凡二品布凡十品既而以剛卯金刀合劉氏文乃禁佩剛卯除刀錢以大錢小錢二品並行防民盜鑄挾銅炭者入鐘官其時鼓鑄多故至今猶有存者若夫錢范編疑排纂譜錄圖志諸家或未之見也歲在丁亥夏觀于衍齋上舍小葫蘆山書屋范形正方中央輪廓四其二有文曰大泉

五十編體青綠詩家所云活碧庶幾近之上舍得之
石門呂編修葆中案頭古銅器雖多當以此居第一
矣

跋甘羅城小錢文

石錢薄而且小文止一字不可辨識下穿一小孔相
傳淮口有土阜土人目爲甘羅城淮流變遷遺跡莫
考有掘得此錢者名之曰甘羅錢殆鵝眼綖環榆莢
行葉之類此之謂乞錢幼錢也

景雲觀鐘銘跋

景雲觀在修業坊見宋次道長安志鐘銘睿宗景雲
二年所撰并書字體與順陵碑文略似猶有八分遺
意間雜篆法姿態橫出妙品也由唐以來歷年既久
當時古蹟高臺已傾曲池已平殘碑斷碣僅存千百
之一而睿宗之書獨留至今無恙鐘虡不移亦事之
希有者也

咸甯縣唐治金五佛像銘贊跋

唐自太宗崇奉釋教凡索戰之地軫念國殤破劉武
周于汾州立弘濟寺破宋金剛于晉州立慈雲寺破王世充于印山立昭覺
寺破竇建德于氾水立等慈寺破劉黑闥于洺州立
昭福寺征高麗還于幽州立憫忠寺猶日悼兵士死
戰而爲之薦福不失發政施仁之一端迫武后竊位
橫征苛索增建佛寺匪一當是時敕春官尚書王攸
甯充檢校大像使於白司馬坂治金爲像都下鄉風
煉金銅成佛身者益多矣今咸甯縣尚存五軀皆長
安中所鑄軀必有銘有贊作銘者三人韋均李承嗣
姚元景作贊者二人高延貴蕭元賓吾鄉曹侍郎潔

躬遣人椎拓合裝界成一冊惜未經跋尾像設本末
不得其詳惟姚元景銘乃爲光宅坊光宅寺造像而
作放唐會要儀鳳二年望氣者言此坊有異采掘石
得舍利萬粒因立爲寺元景元之弟也仕至潭州
刺史見宰相世系表

吳大安寺鐵香鑪題名跋

曹生曰瑚好集金石文字從上元燈市購得鐵香鑪
識十紙以示余文稱吳太和五年歲次癸巳七月已
丑鑄此香鑪收買鐵斤錢打造計重一萬二千斤安

大安寺大殿上爲國王吳主府尊令公十方萬姓永
充供養證因僧智玄鑄鑪匠巨師立所云國王吳主
者唐亡十二年吳猶不改天祐年號至楊行密次子
隆演乃始建元第四子溥雖御文明殿卽帝位國人
猶稱曰王而以主代帝也府尊令公者太和三年以
中書令徐知誥爲金陵尹也十國之主率多佞佛楊
氏所有二十九州往往鑄金刋石若昇之興化院江
之開福院安國寺均有鐘鐘有銘見于王象之碑目
若大安有寺金陵梵刹志不載然銘既有拓本則茲

器尙存無疑題名百人中有金一娘段二娘雷三娘
魏四娘張五娘孫六娘金七娘戴十三娘巨六十娘
雜之都勾當工人姓名中畫字天斜丁口無別夫爲
國以禮務使男女各正其位故授受不親不雜坐不
交爵不同巾櫛枷言不出梱所以防民閑其可踰
乎竊國之主教民無術失禮制之防混衣冠于巾幗
而民不知恥君子以爲國非其國矣

書錢武肅王造金塗塔事

寺塔之建吳越武肅王倍于九國按咸淳臨安志九

廂四壁諸縣境中一王所建已盈八十八所合一十
四州忞數之且不能舉其目矣當于宮中冶鳥
金爲瓦繪梵夾故事塗之以金合以成塔都陽姜堯
章得其一版乃如來舍身相陽穀周晉仙賦長歌紀
其事有云錢王本是英雄人白蓮花見國主身蛇鄉
虎落狗脚朕何如錦袍玉帶稱功臣攻羅平僭號王
遣童昌書曰與其閉門作天子九族塗炭不若開門
作節度使終身富貴無憂晉仙卽演其辭使聞者足
戒此詩人之善于取材者已鄉人蔣爾齡亦得一版

作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相以施城東白蓮寺僧吾友
周青士所目擊會以語予及予歸田則爾齡青士皆
逝詢之寺僧堅不肯承眞跡不復可覩遂書其事附
錄晉仙之詩冀此瓦未鑠好古之君子或一遇焉附錄
周文璞方泉集詩自石招我人書齋使我速禮金塗
塔我疑此塔非世有白石云是錢王禁中物上作如
來舍身相飢鷹餓虎紛相向拈起靈山受記時龍天
帝釋應惆悵形模遠自流沙至鐫出今回更精緻錢
王納土歸京師流落都在西湖寺錢王本是英雄人
白蓮花見國主身蛇鄉虎落狗脚朕何如錦袍玉帶
稱功臣天封坼開即退聽兩浙不聞施鼓競歸來佛
子作護持太師尙父尙書令一枚傳到白石生生今
但有能詩聲同袍方外錠師兄哦詩禮塔作佛事同
喫地鑪山芋羨何會薰陸綺牀供但見相輪銅綠明

哦詩禮塔猶未畢
蘆葉低飛山雨溼

溪州銅柱記跋

右銅柱記楚王馬希範與溪州刺史彭士愁立誓范金爲柱命掌書記天策府學士李弘皐作記柱高一丈二尺入地六尺重五千斤環以石蓮花臺在今辰州溪蠻境上去府治百餘里以是罕有摹拓本流傳于世即好古如翟趙會洪諸家亦未之著錄也予年三十讀歐陽子五代史愛其文辭及覽觀司馬公通鑑編年敘事反詳于國史之紀傳心竊未安因與鍾秀才淵映約分注歐陽子書既而予從雲中轉客太原訪沙陀北漢故蹟殘碑斷碣靡不摩挲抄撮淵映亦多所攷證不幸客死于燕遺稾盡失從此予無相助者與轉闊散矣康熙戊午崑山葉徵士奕苞相聚京師語及金石文自言家有銅柱記拓本乃託其郵致具錄記文審定楚世家之誤弘皐止名曰皐彭士愁易以士然其子師杲易以師暠劉劭本靜江軍揮使不書其官未免太畧亦且失實斯當以記爲正也

續題溪州銅柱記後

溪州銅柱記卷還葉氏求之三十年不得歲在己丑七月忽獲之西吳書估舟中文字完好出于意表檢視曩時跋尾于弘皐本末之詳乃命裝潢于作冊綴舊題于前續書其末馬希範之喪天策府都尉希廣其同母弟武陵帥希萼其庶弟弘皐主立希廣而大校張少敵憂之謂曰希萼次長負氣必不爲都尉下且與九溪蠻通好若不得立勢將引蠻軍爲亂幸熟思之弘皐不從少敵遂辭去希廣立未幾希萼果以武陵反合九洞溪蠻分路齊進遂至長沙縊希廣于郊外而支解弘皐此事歐陽子亦畧而不書溪州靜邊都向化立誓狀具于天福五年正月記撰于是年五月柱鑄于七月字鐫于八月立于十二月宋天禧元年十一月移豎今所

廣州光孝寺鐵塔記跋

嗚呼僭竊之主未有愚於劉鋹者也謂羣臣有家室顧子孫惟宦者可信不知其植黨納賄更甚焉鐵塔建自大寶十年凡七層合相輪蓮花座崇二丈有二

尺觀其列名皆臣者也當其時鋌又範銅爲已像并
自諸子列于天慶觀而今已亡之蓋金石刻之傳乎
世金之用博故其鑠也易以予所見自唐以來惟景
雲觀法性寺二鐘銘及是塔記而已若晉祠鐵人鑄
自宋建中靖國年則其文在胸突出難以摹搨蓋款
識不同變前人之舊矣

續書光孝寺鐵塔銘後

歲在壬申重游嶺表改歲正月南海陳元孝飯予光
孝寺南漢之興王寺也寺僧導主客詣劉鋌所鑄鐵

塔所在見二塔並立一屋中修短不齊一作記一題
名始悟曩時拓本合二爲一記之不詳元孝語予南
漢主劉龔葬番禺縣治東二十里北亭明崇禎丙子
秋九月穴中有雞鳴土人發其墓隧道崇五尺深三
尺有金像十二一冕而坐一笄而坐殆馬后也夾侍
十人疑是諸子又學士十八以白金鎔鑄其他珍異
物甚夥有碑一具書翰林學士知制誥正議大夫尚
書右丞上柴金帶臣盧應奉勅撰文曰維大有十五
年歲次壬寅四月甲寅朔廿四日丁丑高祖天皇大
帝崩于正寢越光天元年正月癸未朔十四日丙申
遷神于康陵禮也云云子方注五代史袁年健忘遂
韋連書于前册亡友仁和吳志伊撰十國春秋盧應
更作膺謂事襲爲工部侍郎太有中加太尉中宗時
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銜名不合惜其已逝未得此
異聞也

跋晉祠鐵人胷前字

太原縣唐叔虞祠西南隅聖母廟階下鐵人四長九
尺分兩行侍立胷前有字紀鎔鑄歲月是政和年造

之文石多金少款多識少遂摹搨而裝潢之此無異
燕人之市馬骨也

太醫院銅人腧穴圖拓本跋

文既韋率字亦粗醜無足取者倦圃鉏菜翁以金石
京師太醫院三皇廟腧穴圖傳是宋天聖年鑄舊有
石刻針灸經仁宗御書其額靖康之亂自汴輦入金
或謂安撫使王樾使朱以進于元者世祖命阿尼哥
新之至元二年銅人象成周身腧穴脈絡悉具注以
水關竅畢達明裕陵命工重修製序載實錄萬曆初

先少保官太醫院使復時加洗濯焉言明堂鍼灸自黃帝始其後膏盲孔穴側偃流注三部五藏十二經失之毫釐悔且無及學醫者試揖是圖挂于壁晨夕省視之亦仁術之一端也

金石文字跋尾卷一終

金石文字跋尾卷二

秀水朱彝尊著

書峿嘕山銘後

古今雜體書勢韋續述之凡五十六種祇云夏禹作鐘鼎書不言有峿嘕銘然見于吳越春秋南嶽記湘中記南嶽總勝集劉夢得寄呂衡州詩有云嘗聞祝融峰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祕文蝌虎形昌黎韓子謁南嶽廟兼賦峿嘕山詩上言峿嘕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拳身薤倒披鸞飄鳳泊拏虎蟠下言事嚴蹤跡鬼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千搜萬索何所有森森綠樹猨猱悲是韓子僅得之道人之口而銘文仍未之見也地志稱宋嘉定中有何賢良致于祝融峰下樵子導之至碑所手摸其文以歸奉曹轉運彥約時人未信致遂刊之嶽麓書院鄱陽張世南作記事或有之是銘考古家率以爲僞祇因箋釋者太支離故疑信相半蒙嘗于錄下配壇山之石不亦可乎

石鼓文跋

石鼓籀文雖與大篆小異然離鐘鼎款識未遠其爲三代之物信矣而諸家或疑之馬子卿至謂宇文周所刻誠僞父之言也十鼓向闕其一皇祐間始得之歐陽永叔見之最早文存四百六十五字爾薛尚功則云歲月深遠缺蝕殆盡今款識所載乃得之前人刻石者方之永叔僅多二字胡世將資古紹志錄云所見者先世藏本在集古之前僅益九字至潘愜山作音訓時止存三百八十有六字而已楊用修謂從李賓之所得唐人拓本多至七百有二字又言及見

東坡之本人多惑焉愚攷第三鼓潘氏音訓有避衆既簡句古文苑脫避字有衆字用修不取易以六師二字第四鼓潘本有四馬其寫六轡□驁句驁上脫一字古文苑本驁作重文用修亦不取更以六轡沃若第五鼓霑雨上古文苑有淒淒二字薛氏施氏本則有天字用修亦不取增我來自東四字夫車攻狩于東故云駕言徂東有甫草若岐陽在鎬京之西豈得云我來自東乎至于第六鼓因民間窪以爲自其上漫漶以諸鼓驗之每行多者七字少者六字此

鼓行僅四字上皆缺二三字用修每行增一字亦之成文又如第七鼓用修增益徒御嘽嘽會同有繹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咸與小雅同文不知鼓文每行字有定數難以增益尤有異者鼓有奚文郭氏云恐是臭字古老反大白澤也用修遂以惡獸白澤入正文中其亦欺人甚矣攷賓之石鼓歌中云家藏舊本出黎棗楮墨輕虛不盈握拾殘補缺能幾何以一涓埃裨海嶽夫以歐陽薛胡諸家所見止四百餘字若賓之本有七百餘字拾殘補闕亦已多矣賓

之不應爲是言也子瞻之詩曰韓公好古生已遲我今況又百年後強尋偏旁推點畫時得一二遺八九糢糊半已似摩厓詰曲猶能辨跟肘子由和之有云形骸偃蹇任苔蘚文字皴剝因風雨字形漫汗隨石缺蒼蛇生角龍折股夫用修之本既得自賓之傳自子瞻是子瞻克見其全子由亦得縱觀子瞻子由又不應爲是言也杜子美詩有曰陳倉石鼓久已訛韋蘇州詩有曰風雨缺讹苔蘚滋而韓吏部歌曰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髮盡備無差訛又曰年深豈免有缺

畫則石鼓在唐時已無全文故吏部見張生之紙本以爲難得也吳立夫詩亦云岐右石鼓天下觀駱駝載歸石盡爛夫以唐宋元人未見其全者用修獨得見之此陸文裕亦不敢信由石鼓而推之用修他所攷證吾亦不能已于疑無惑乎陳晦伯有正楊一編矣

跋漢五鳳二年甎字

右漢五鳳二年甎一出嵌曲阜孔子廟庭前殿東壁書以篆文一行志博埴之歲月後有金高德裔題跋

金石文字跋尾卷二　四

西京陶旗之式存于今者惟此爾東京則有建武二十八年北宮衛令邯君千秋之宅甎亦作篆書其餘載于洪氏所紀者有永平八年甎一建初三年汝伯甎一元和三年謝君墓甎一永初元年景師甎一其文皆隸書也或云萬歲舍大利善或云千萬歲署舍子孫貴昌未央大吉或云大吉陽宜侯王蓋東京人尙識緯民間造宅墓爭作吉祥之語與西京不伴矣

會稽山禹廟窆石題字跋

黃岡張編修視學兩浙按部於越拓會稽山禹穴窆石題字見寄請予審定其文予考窆石之制不載于喪禮崇義三禮圖惟周官冢人之職及窆共喪之窆器及窆執斧以涖鄭康成以爲下棺豐碑之屬圖經禹葬于會稽取石爲窆石本無字迫漢永建元年五月始有題字刻于石此王厚之復齋碑錄定以爲漢刻殆不誣矣石崇五尺在今禹廟東南小阜覆之以亭相傳千夫不能撼及歲在乙酉有力士拔之石中斷部下健兒迭相助乃拔陷地纔扶寸爾士人塗之以漆仍立故處載攷古之葬者下棺用窆蓋在用碑之前碑有銘而窆無銘驗其文乃東漢遺字趙氏金石錄目曰窆石銘誤也噫穀林之陽蒼梧之野已無陳迹可求而峋嶁有碑啟母廟有闕會稽有窆石益以徵神禹明德之遠也夫康熙己卯夏日書

漢開母廟石闕銘跋

右開母廟石闕銘存書三十二行漢避景帝諱改啟爲開史記啟禹子其母塗山氏之女也尙書娶于塗山屈原天問焉得彼塗山女而通之于台桑吕覽禹

見塗山氏女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女乃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列女傳美其彊于教誨然則母也賢矣若夫禹化爲熊塗山氏化爲石石破生啟荒誕不經本于黽翟之徒隨巢子至漢流傳斯嵩山母廟南有石闕存焉也闕立于安帝延光二年地志云是緱川守朱寵造其制累石而成兩觀雙植中不爲門亦有石方數尺上琢樓屋覆蓋如佛寺經幢然武綏宗爲兄造闕用錢十五萬比立碑費十倍之洪氏隸續具圖闕狀顧啟母廟暨少室神道未之及者洪氏封拓以見遺因疏本末于冊尾

金石文字跋尾卷二　六

漢戚伯著碑跋

右漢戚伯著碑宋嘉祐中宿州浚汴獲之泥沙中是本紙墨皆古色爲退谷孫侍郎收藏殆卽初獲碑時所拓也鄱陽洪氏謂其字畫古怪偏旁增減有不可辨者審視之良然同觀者曲周王顯祚湛求永年申涵光和孟嘉與譚吉璁舟石

漢魯相乙瑛請置孔廟百石卒史碑跋

魯相乙瑛以孔子廟在闕里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卽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元嘉三年司徒吳雄司空趙戒聞于朝詔如瑛言選年四十以上經通一藝者乃舉文學掾孔龢任之按漢書儒林傳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臣瓚以爲卒史秩百石者劉昭注續漢書百官志引應劭漢官儀河南尹百石卒史二百五十人黃霸傳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蓋秩有不同故舉石之多寡別之今本杜佑通典乃謂百石卒史爲百戶吏卒我聞在昔石爲百戶是雜尸之類也

金石文字跋尾卷二　七

漢武梁祠碑跋

右漢從事武梁祠堂畫象傳是唐人拓本舊藏武進有釋戰國策音義者更雜口作雜尸貽笑藝苑以百唐氏前有提督江南淮海兵馬章後有襄文公順之叔譽東里子產延州來季子四象紀之史冊此外如置其子鶴徵私印漢自趙岐營壽藏圖晏平仲羊舌朱浮魯恭李剛魯峻董蒲范皮諸祠墓畫象刻石者匪一惟梁祠人物最多洪适隸續具摹其形古帝王

忠臣義士孝子賢婦凡一百六十有二人今是冊存者僅帝王十人孝子四人而已由黃帝至舜圖皆服冕禹手操掘地之器冠頂銳而下卑殆士冠禮郊特牲所云毋追者是覩此可悟聶崇義三禮圖之非桀以人爲車故象坐二人肩背隸續所摹失其眞矣每幅上下四旁有小字分書題識姓名或間作韻語趙明誠稱其字畫遒勁史繩祖謂其筆法精穩可爲楷式觀者但覺墨光元氣渾淪謂爲唐本當不虛也

漢桐柏廟碑跋

右漢桐柏廟碑購之江都市上水經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酈道元謂山南有淮源廟廟前有碑是南陽郭苞立又二碑並是漢延熹中守令所造斯蓋其一矣考歐陽氏集古錄所載碑文中山盧奴君奴下闕一字斯碑云盧奴張君特未詳其名爾其曰春秋宗營碑作宗奉災異告變作告愬而靈祇下碑闕報佑二字中云從郭君以來廿餘年不復身至集古錄闕其文郭君殆卽苞也獨怪歐陽氏謂其文字斷續而是碑甚完好疑爲後人重摹然流傳于世罕矣

漢婁壽碑跋

右漢南陽處士婁壽碑歐陽氏趙氏洪氏均著于錄其曰玄儒先生者國人之私謚也易名之典禮官主之太常博士議之廷臣得以駁正之其後但請于朝不考德行惟爵得謚失制謚之本矣至于私謚多出鄉人門弟子之私極辭肆意未有限量然稽之于古若展禽之謚惠黔婁之謚康降而東漢見諸碑闕者

故友易名不盡加以上謚玄儒先生其一也是冊爲中吳齊女門顧氏所藏雖非足本而古意淋漓于楮墨之表子先後見漢碑約三十種老年復覩此幸矣

衡方碑跋

右漢步兵校尉衡方碑在今汝上縣文述其先伊尹在殷號稱阿衡因而氏焉按趙氏金石錄載浚儀令衡立碑亦云出自伊尹合之應劭風俗通無異或云魯公子衡子孫因以爲氏則各有所本也碑以椎拓者少故文從字順可讀康熙乙巳秋九月檇李曹溶

潔躬太原傅山青主長水朱彝尊錫鬯同觀

漢涪于長夏承碑跋

右漢涪于長夏承仲兗碑在今廣平府宋元祐間因治河隄得于土壤中崇禎癸未子年十五隨第六叔父子蕃觀同里卜氏所藏猶是宋時拓本今爲士人重摹失其眞矣

漢博陵太守孔彪碑跋

右漢博陵太守孔彪碑曲阜石闕多置孔子廟廷獨此碑在林中歐陽子集古錄第云孔君碑惜其名字氏家藏宋搨本也嘗怪六朝文士爲人作碑表志牴皆亡趙明誠以爲碑雖殘闕名字可識諱彪字元上證以韓勅史晨二碑率錢人姓名是本曩見之于宛平孫侍郎宅文愈斷爛諱及字形模尚存乃弘治中修闕里志改彪爲震都少卿穆遂謂撰志者遺之不知震卽彪字之誤也孫氏所藏漢隸約三十餘種尚有張表衡方夏承王純侯成戚伯著諸碑皆宋時拓本今盡散佚覩此如覩故人又絶類邠陽令曹全筆法此正永叔所云碑石不完者則其字尤佳旨哉言也

漢析里橋郙閣頌跋

右漢武都太守李翕析里橋郙閣頌碑立于建甯五年同時有龜池五瑞碑五瑞者黃龍白鹿連理木嘉禾甘露及承露人各圖其象摹厓刻之今無存矣洪氏隸釋稱從史字漢德作頌故史字子長書之書法太醜疑爲後人改刊

漢冀州從事張君碑跋

右漢冀州從事張表碑石今不存于所見者宛平孫氏家藏宋搨本也嘗怪六朝文士爲人作碑表志牴每于官閥之下輒爲對偶聲律引他人事比擬令讀者莫曉其生平而斯碑序述全用韻語不意自漢已有作俑者然其書法特在今世所存諸漢碑上

跋蔡中郎鴻都石經殘字

中郎石經初非三體書法而楊衒之劉芳竇蒙蘇望方訇歐陽棐董逌等皆誤讀范史儒林傳惟張縯謂以三體參校其文而書丹于碑則定爲隸其說獨得之今觀宛平孫氏所藏尚書論語殘字平生積疑爲之頓釋論語書云孝乎惟孝包咸注云孝乎惟孝美

大孝之辭金石本乎乃作于然則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句法正相同也

跋漢華山碑

漢隸凡三種一種方整鴻都石經尹宙魯峻武榮鄭固衡方劉熊白石神君諸碑是已一種流麗韓勅曹全史晨乙瑛張表張遷孔彪孔宙諸碑是已一種奇古夏承戚伯著諸碑是已惟延熹華山碑正變乖合靡所不有兼三者之長當爲漢隸第一品予生平僅見一本漫漶已甚今覩西陂先生所藏文特完好并

額具存披覽再三不自禁其驚心動魄也郭香察書字義諸家論說紛紛閎中趙孝廉子面以郭香察書配杜遷市石其說近是載考司馬彪續漢書律歷志靈帝熹平四年有太史治歷郎中郭香姓名殆卽察書之人與

深陽長潘校官碑跋

紹興十三年溧水尉喻仲遠得漢碑于固城湖中驗之則靈帝光和四年溧陽丞尉吏掾爲其長潘校官乾元卓立其出也晚故猶未漫漶辭稱惠我犂烝犂烝蓋以周公太公喻乾擬人非其倫矣

石漢白石神君碑跋

巡元氏令京兆王翊與歐陽氏集古錄所載無極山神廟碑畧同文稱神君能致雲雨法施于民則祀之宜也然所云蓋高者合之無極廟碑特常山一妄男子爾先是光和四年巡詣三公神山請雨神使高傳言卽與封龍無極共興雲雨賽以白羊高等遂詣太

嘗索法食越二年具載神君始末上尚書求依無極山爲比卽見聽許蓋斯時巫風方熾爲民牧者宜潛禁于將萌乃巡翊輕信巫言輒代爲之請何與非所云國將亡而聽之神者與碑陰有務城神君李女神甄石神君壁神君名號殆因白石而充類名之者碑建于光和六年是歲妖人張角起矣

漢郃陽令曹全碑跋

萬歷中郃陽係民掘地得漢曹全碑以其最後出字畫完好漢碑之存于今者莫或過焉按碑文全爲隃

廉侯相鳳之孫鳳嘗上書言燒當事得拜金城西部都尉屯龍耆而全以戊部司馬討疏勒又定郭家之亂信不媿其祖矣時人語曰重親致歡曹景完蓋其孝友之性尤人所難能也嗚呼今之爲吏者雖遭父母之喪必問其親生與否投牒再三始聽其去而全以同產弟憂得棄官歸以此見漢代風俗之厚其敦

孝友若是宜士君子顧惜清議而自好者不乏也全以禁網隱家巷者七年可以補後漢史黨錮諸人之闕史載疏勒王臣磐爲季父和得所射殺而碑云和德弒父篡位德與得文亦不同史稱討疏勒有戊己司馬曹寬而不曰全又云其後疏勒王連相殺害朝廷亦不能禁而碑云和德面縛歸死司寇蓋范蔚宗去漢二百餘年傳聞失眞要當以碑爲正也

續題曹全碑後

右予庚戌冬跋尾越二年再至京師從慈仁寺市上買此碑石已中斷完好者且濾漫矣更歷數十年必又歎此碑爲難得

漢北海相景君碑并陰跋

濟南州儒學孔子廟門列漢碑五其制各殊北海相景君碑其一也地志不載何年所立以予考之元天歷間幽州梁有字九思曾奉勅歷河南北錄金石刻三萬餘通上進類其副本爲二百卷曰文海英瀾于濟得漢刻九于泗水中葛邏祿迺賢寄以詩云泗水中流尋漢刻泰山絶頂得秦碑閱歐陽趙氏著錄斯碑本在任城其移置于學者必天歷間矣碑辭漫漶其陰旁石壁工以不能椎拓辭予留南池三宿强令拓之題名有督郵督盜賊議史書佐騎吏吏行義修行午小史豎其云午者不載于續漢書百官志郎趙氏亦不知也廣韻詮巨字稱漢複姓凡四十有四引何承天姓苑漢有司隸校尉水巨岑而斯碑有修行水巨郃營陵人又有修行都昌台巨遷故午都昌台巨遷則在四十四姓之外亦足資異聞也已

漢蕩陰令張遷碑跋

右漢蕩陰令張遷碑不著于歐陽氏趙氏洪氏之錄殆後時而出者碑額字體在篆隸之間極其飛動銘書破芾棠樹爲蹄涔按堯母祝睦魏元丕三碑其書

蔽字畧同而芾作沛則此碑所獨也碑陰率錢從事二人守令三人督郵一人故吏三十二人昔賢謂東漢鮮二名者是碑范巨范成韋宣而外自韋叔珍下皆二名或書其字然邪南濠都氏金薤琳瑯少碑陰不若此本之完好

漢酸棗令劉熊碑跋

右漢酸棗令廣陵劉熊孟陽碑上元鄭簠汝器所藏碑文全泐存字不及百名筆法奇古汝器以爲絶品碑在唐時王建已云風雨消磨絶妙辭至于今宜其

既沒褒崇之典歷代有之世本王侯大夫莫不有宗譜族牒聖人之後獨無聞焉厥後仙源宗子珍扈宋南渡金源立別子爲祖嘉熙雖仍錫文遠以爵而授之田里俾居三衢宋之亡也忽焉元人思復立大宗而宗子辭不受能以禮讓是人之所難也以予所見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跋

右漢泰山都尉孔宙碑在曲阜縣孔子廟庭大中大夫明嘉靖中孔門僉載一書先聖六十一代孫承德郎融之父也裴松之注魏志引司馬彪續漢書亦作宙又韓勅碑陰出私錢數列郎中魯孔宙季將千當以魯府審理正弘幹所撰有世表有宗系圖其於三衢碑爲據而後漢書融列傳作由考宙卒于靈帝熹平四年而由于獻帝初平元年拜豫州刺史籍本陳留字公緒別是一人竊疑范史不應紕繆若是或發雕時爲妄人所更後學遂信而不疑也

書韓勅孔廟前後二碑并陰足本

闕里孔子廟庭漢魯相韓勅叔節建碑二前碑紀造禮器後碑以志修廟謁墓碑陰兩側均有題名金陵鄭簠汝器相其陷文深淺手揚以歸勝工人椎拓者百倍汝器以予於金石之文有同好也遣遺書寄予乃取題名之參錯不齊者齊之裝界成冊思夫孔子

壽御史翊元世東海郎中訢定伯豫州從事方廣平故從事樹君德朝升高守廟百石卒史恢聖文文學百石芝德英故督郵承伯序賴元夏進幼達相史誧仲助術子佈贊元賓曜仲雅遵公孫旭連壽番安世太尉掾凱仲悌處士徵子舉巡百男憲仲則汎漢光凡二十三人而後碑稱碑係孔從事所立殆方也伏念聖人之後有賢子孫改修闕里志孔門僉載則宗子支子之流派及書名史冊碑碣者具書之惟非其族必去非聖人之言必削之庶乎其可已

郎中鄭固碑跋

已酉之春泊舟任城南池之南步入州學見儀門旁列漢碑五左二右三郎中鄭君固碑其一也碑文全漫漶不可辨識舍之去明年冬同崑山顧僧人嘉定陸翼王觀北平孫侍郎藏本文有逶遁字南人謂是逶巡之異文退而引三禮注以證之且博稽晏子春秋作巡遁漢書作逶循莊子作蹲循靈樞經亢倉子作遵循又謂逶遁之異文筆之金石文字記以予考之集韻逶遁後三字牽連書之均七倫切音義則一

竹邑侯相張壽殘碑

竹邑侯相張壽殘碑在兗州城武縣立于漢建甯元年五月土人截作後人碑趺所存約二百字竹邑侯者彭城靖王恭之子阿奴明帝永初六年封見熊方後漢書同姓諸王年表

金鄉守長侯君碑跋

金鄉守長侯君諱成字伯盛山陽防東人文稱侯公之後以平國君更安國君又則鄉哀侯霸其子昱徙封阿陵而謂霸封於陵歐陽氏趙氏已正其譌矣碑末書夫人以延熹七年疾終蓋祔葬者竊思東京碑版之文莫多于蔡邕今集中碑銘頌贊誄辭靈表神道男女各異其篇目疑東京之俗夫婦同穴者寡故

廣漢屬國侯李翊暨夫人臧其墓並在渠州各自幷葬僅有郎中馬江并書夫人冤句曹氏祔焉此潘昂霄金石例王行墓銘舉例未發其凡者也

漢丹水丞陳宣碑跋

明成化中內鄉縣高岸崩土人得古碑一乃漢丹水丞陳宣字彥成汝南新陽人丞相曲逆侯裔甫去戶牖遷淮漢間傳歐陽尚書仕郡歷主簿督郵除頊都卿補臨縣永壽三年七月洪水盛多田畝荒蕪民失水利卿單騎經營復修古蹟旬月而成長流投注溉田二十餘頃於是瞽民胡訪等欲鐫

執金吾丞武君碑跋

武君榮碑在濟甯州學儀門漢制執金吾一人丞一人月三繞行宮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秩六百石緹騎二百人輿服導從光滿道路光武嘗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而樂府古歌辭稱陛下三萬歲臣至執金吾蓋中興以後官不常置榮之本末惜碑文已漫滅年月無考僅存其廓落焉爾

書尹宙碑後

尹宙碑士中晚出文字尚完結體遒勁猶存篆檃之

遺是本烟楮悉舊對之如百年前物尤爲盡善太原傅山青主藏構孚曹溶潔躬審定朱彝尊錫鬯書康熙乙巳秋八月

滕縣秦君碑跋

兗州滕縣東四十里馬山古城址有滕君碑出自土中無歲月可考滕君亦無名字銘辭四言音韻參雜其云系出畢畢與嶧通知爲滕人云爲政崇博三年有成蓋出而仕者末云丹書刻石垂示後昆以此知刊石書丹實始于漢其來古矣

魏封孔羨宗聖侯碑跋

石魏封孔羨碑在今闕里孔子廟庭相傳其文爲陳思王植所作而梁鵠書之著于圖經假有好事者采之入思王集其誰曰不宜郡陽洪氏以是碑文稱黃初元年而魏志作二年正月詔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奉孔子祀謂誤在史考魏王受禪在漢延康元年十一月既升壇即阼事訖改延康爲黃初而碑猶敘

黃初元年大魏受命應歷數以改物秩羣祀于無文既乃緝熙聖緒昭顯上世追在三代三恪之禮兼紹宣尼褒成之後以魯縣百戶命孔子廿一世孫羨爲宗聖侯則詔三公云云原受禪之始歲且將終碑有既乃之文則下詔在明年二月史未必誤若章懷太子注孔僖傳以宗聖爲崇聖斯則誤矣

尚書宣示帖跋

古文造自倉頡篆創自史籀破自李斯隸始程邈八分肇王次仲章草原于史游行書起劉德昇飛白擅

秀水朱彝尊著

蔡邕草變于張伯英唐張懷瓘言之詳矣獨于眞書不舉作者姓氏蓋以隸爲眞也然洪适以八分稱隸學者未嘗議其非不得舉隸而遂遺眞書也鍾太傅八分有受禪碑餘多眞書王丞相導愛之以尚書宣示帖攷帶過江今之傳本出于王內史所臨而奏捷墓田薦季直諸帖均爲世重王僧虔賞其婉媚盡妙陶弘景許以絕倫庾肩吾品其天然第一顧魏志本傳無片言及其善書何與竊疑漢代無眞書工之自太傅始當時楷法雖精章奏之外未大行於世迨晉

金石文字跋尾卷三　二

帝王方用正書見于實泉注述書賦而衛夫人圖筆陣有眞書去筆頭二寸一分之語然則眞書當別標一目未可率混入隸之一門也書以示兒子昆田時康熙癸酉夏六月

跋吳寶鼎甎字

康熙四年吳之村民于小雁嶺掘地得甎二識云大吳寶鼎二年歲在丁亥作一十有一字蓋孫皓時紀元通鑑晉泰始三年也面有蝸文知非民間物考是年六月皓起昭明宮方五百丈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攝伐木一時塼埴之工陶旅交作或分命吳郡助其役理有然者甎之爲用古人取材必精故羽陽銅雀香姜之瓦皆可製硯而是甎相之理物質暴若似乎火氣不交埒不孰者殆爲坏者所棄流轉民間未可知也二甎爲顧秀才肇敏所得分其一贈子子既搨孔廟五鳳二年甎又從侯官林氏摹甘泉瓦合此裝池作冊因濡筆識之歲在壬午又六月寓慧慶寺書

金石文字跋尾卷三　三

吳天璽紀功碑跋

吳天璽元年紀功碑亦名天發神讖舊在巖山段石岡山謙之丹陽記巖山東有大碣石長二丈折爲三段今其石移置學舍中累之高止數尺謙之蓋神其說爾碑文倒置錯誤不可讀今依祥符周在浚雪窗客考定裝潢之相傳文出華覈予爲雪窗撰碑考序已辨其非矣觀其字在篆隸之間雖古而近拙亦未必定出于皇象手蹟也金陵瑣事謂是蘇建書不知何據

晉汲縣齊太公二碑跋

汲縣古朝歌地相傳師尚父舊居也遺碑一表一表在縣治西南隅晉武帝太康十年三月尚父裔孫范陽盧无忌來爲汲令刻石碑在縣西北三十里廟中北魏孝靜帝武定八年四月立石司農卿穆子容正書按李白詩云朝歌屠叟辭棘津八十西來釣渭濱而韓嬰詩外傳稱文王舉太公時公年七十二與李詩不合无忌表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按尚書顧命有齊侯呂伋文則伋已嗣公爲侯非卒于康王時也然則金石之文亦有不足信者

開皇蘭亭本跋

晉平西將軍周孝侯碑跋尾卷三　四

宜興縣周孝侯碑相傳平原內史陸士衡撰文會稽內史王逸少書孝侯戰沒而碑辭云元康九年舊疾增加奄捐館舍乖謬已甚然書法亦不惡但假逸少之名是爲不知量矣末題元和六年歲辛卯十一月次壬子八月葬勒上石高頰監刻一十九字觀者或疑之按桑澤卿博議載有智永臨本蓋永師本逸少承奉郎守義興縣令陳從諫重樹疑文字皆此君僞託爾

宋搨黃庭經跋

褚登善于西堂錄右軍書目正書止樂毅論黃庭經

金石文字跋尾卷三　五

王逸少書惟禊帖摹本最多南渡內府所藏凡一百一十七本賈師憲竄逐朝廷命王孟孫簿錄其家石刻蘭亭八千匝今陶九成所載目錄唐以前本無聞焉茲冊爲爛谿潘氏家藏序後具書開皇十三年歲次壬子八月摹勒上石高頰監刻一十九字觀者或疑之按桑澤卿博議載有智永臨本蓋永師本逸少七世孫傳其家法學書永欣寺閣梯桃不下者四十年其勤苦若是且于陳天嘉中繭紙眞蹟會歸之宣其筆精墨妙過于趙韓馮葛數子也明胡祭酒若思

亦云永嘉本是智永臨寫宋紹興間太守程邁刻置郡齋未有孫興公後序是唐乾封三年僧懷仁集書斯言先後符合竊疑是冊卽永師所臨至煬帝時又有大業石本見周公謹雲烟過眼錄然則定武原有二本也相傳趙隋代已有二本考古之君子可以釋其疑已

跋蘭亭殘石拓本

蘭亭殘石不知勒自何方後半多闕蓋肥本也禊帖肥瘦攸殊褚廷晦本肥張景元本瘦歐陽行本本瘦石熙明本肥釋懷仁本前瘦後肥王順伯主肥尤延與大都書家率以瘦本爲貴相傳宣和中拓定武本叠置金三紙加氈椎拓之故下肥上瘦若是則在下者方不失眞安見肥者之不如瘦乎魯直又云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媚知言哉今觀殘石東坡書法絶與相類殆原出于肥本者也帖今亦藏爛谿潘氏竹垞老人書

之主瘦黃魯直取肥不剩肉瘦不露骨斯執中之論

跋蘭亭定武本

蘭亭蔪紙旣入昭陵書家之論以定武本爲第一照

柳薛向所藏石與要之肥瘦適中努啄生動勝于他本因以所聞述之

國子監石本蘭亭跋

書至右軍入聖右軍書至蘭亭而變化無方後人詳品以定武本爲最歐陽率更所臨也流傳有玉有石有棠棃版字有闕行有斷損有肥有瘦有始肥終瘦各本不同相傳石晉厩運中契丹輦歸棄之中道而榮次新言宋定國使金云在中京中京遼之南京金海陵改爲中都卽燕京也吾鄉沈先輩虎臣撰野獲

編云萬歷乙酉丙戌間北雍治地得禊帖行款肥瘦與定武本畧同識者疑是廣運所棄石時長洲韓公存良官國子祭酒拓數百本遺友朋合之次新所述或即薛氏摹勒未可定爾

姜氏蘭亭二本跋

右禊帖二石藏姜編修西溟家皆瘦本也世之論禊帖者必準于定武審其譜系等差之洪景盧有云碑刻不必問所從來但以書之工拙爲斷予嘗歎爲知言二本側掠努趯不爲成規所拘極其飛動宜西溟拓以贈予前後鈐以私印蓋不輕以予人云

蘭亭神龍本跋

評禊帖者十九多推定武獨陳長方謂唐人摹本非定武石刻所能及是本有神龍半印正唐人摹本也墨蹟存頂子京天籟閣分授其子德弘錢諸石康熙壬子夏子購得之經熙甫元豐諸賢審定元人賞識畧同比于瘦本差肥然抑揚得所骨力相稱假令孫莘老見之定移入墨妙亭子

晉王大令保母甄志宋搨本跋

崑山徐尚書原一初得王子敬保母甄志予往觀焉驗是宋嘉泰間拓本經羣賢鑒定鄱陽姜堯章尤賞之連書十一跋于後尚書以晉石墨難得出白金十鎰易之是日同觀者茝谿姜宸英西溟晉江黃虞稷俞邰秀水沈廷文元衡也志出于嘉泰壬戌錢清王毓蓀之會稽山樵樵人獲之黃閉興甯中保母葬地也按保母之名見禮內則鄭司農謂安其居處者儀禮喪服緦麻三月爲乳母子夏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鄭注以爲養子者有它故賤者代之慈已蓋慈母必父之妾保母乳母以賤者代母或自有所從之夫子敬云歸王氏匪主右軍而言可知已黃閉不見于施宿張淏二志爾雅閉謂之門閉彷同廟門亦巷門也甄出土時已斷爲四歸于畿又斷爲五合而揚之宜有裂紋而仍若不斷者信夫搨手之良非今工匠所能及也歸德安世鳳撰墨林快事詆其字不佳語不倫然堯章精于書法其于禊帖絳帖評隲不爽謂是本有七美與蘭亭序不少異且言必大令自刻

傾倒至矣又云有人刻別本以亂眞然則安君所見毋乃別本拙惡者乎予惟堯章之言是信語尚書寶藏之毋爲豪者所奪可爾

梁始興安成二王墓碑跋

康熙辛酉江南試士既畢爲攝山之游出郭道經黃城村梁侍中司徒驃騎將軍始興忠武王憺墓在焉王太祖第十一子都督荆湘等六州軍事有惠政州民歌之所云始興王民之爹是已薨于普通三年碑辭侍中徐勉撰員義淵書又東北甘家巷梁贈侍中司空安成康王秀墓在焉王太祖第七子以中衛將軍領宗正卿尋都督郢司霍三州軍事遷雍梁等四州軍事亦多惠政天監十七年薨于竟陵歸喪京師故吏譙郡夏侯亶表請立碑詔許之於是名士游王門者東海王僧儒吳郡陸倕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各製其文今存碑二其一全泐惟孝綽一碑結銜石上可辨書之者亦員義淵也二王同母俱以孝悌聞于時又皆好文安成招劉孝標撰類苑始興降意接士嘗與賓客連榻而坐史臣合傳比于漢之河間

東平其葬也兆基厪遠雖宰木已盡而麟辟邪猶員存第宥碑將仆勢不能支椎拓之工莫敢措手觀者亦憚于欠立也昔歐陽子著集古錄于蕭梁上收智藏法師一碑而此三碑在建康都會之區汴京承平日度石佝堅立顧反遺之何與義淵爵里未詳廣韻注員韻不載姓源鄭樵姓氏畧于員氏則引宋登科記有常州員寶明永嘉方日升補注黃公紹韻會引于家姓韻譜云員氏望清河古有員獨坐晉有術士員靈該不及義淵羅泌國名紀謂員氏吳越多此姓本諸左傳郎氏按春秋傳昭公十九年楚子之在蔡也郎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杜預注郎陽蔡邑二十三年傳稱楚太子之母在郎召吳人而啟之冬十月吳太子諸樊入郎杜預注郎陽也定公十三年傳稱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郎氏杜預注垂葭改名郎氏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郎亭然說文玉篇類編俱無郎字第有郎字今南北國子監本悉更郎爲郎不典孰甚焉惟唐長安所鐫石經仍作郎字足以證其誤矣予念六代刊石之文南朝更爲難得爰取

孝綽文并手摸始興碑殘字書之冊而識其末

茅山許長史舊館碑拓本觀于爛谿潘氏隱陶隱居書許長史謐舊館碑

居以工草隸聞見于史傳嘗與梁武帝論書連章累牘載諸法書要錄袁昂書評謂如吳興小兒形容雖未成長而骨輕甚駿快實眞則云高爽緊密自然排闥今觀是碑筆與手會信昔賢之言不誣碑立于梁普通三年至唐大歷十三年中山劉明素以文字將湮重加洗刻使原碑而在駿快高爽當更倍此矣

金石文字跋尾卷三　十三

魏魯郡太守張猛龍碑跋

右魏魯郡太守張猛龍碑建自正光三年其得列孔林者以當日有興起學校之功也吾於是乎有感孔子之道若日月然萬物宜無不向照乃或叛而之佛老何與蓋誅賞者治世之權聖人者是非所從出也春秋之作所以誅亂臣賊子者至矣天下之人非者當多是者嘗少懼無逃于聖人之誅獨佛老以無所可否之言暢其清淨寂滅之旨爲恆情所樂聞而聖人者亂世之所惡也元魏之俗事佛尤甚斬山以爲

屈範金以爲像九層之臺萬金之液竭民力事之及其既成靡不刋石勒銘以紀功德斯時也又安知有聖人之道哉猛龍爲西平武公軌八世孫方晉之朝士尚崇莊老獨武公在涼州徵胄子五百人立學校春秋行鄉射禮而猛龍克循祖父之教修聖人之學于舉世不爲之時使講習之音再聞于閭里噫可傳也予留大同問拓拔氏故都觀所鑿佛宮窔碑巨碣已無存者而斯碑在孔氏之庭歷千年不壞雖更歷千年知莫有徙而去之者此予所爲感也嗚呼爲政之君子可以知所務矣

金石文字跋尾卷三　十四

魏李仲璇修孔子廟碑跋

右曲阜縣修孔子廟碑魏兗州刺史李仲璇撰文并書孝靜帝興和三年十二月立石在壇之下碑尚完好雜大小篆分隸于正書中蓋自太武始光間初造新字千餘頒之遠邇以爲楷式一時風尚乖別此法著作式所云世易風移文字改變俗學鄙習炫惑于時者也曩覩太原風峪高齊時鐫石柱佛經亦多類是斯亦穿鑿失倫矣仲璇魏書有傳自兗州還除將

作大匠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北齊少林寺碑跋

右碑北齊後主武平元年正月立于嵩山少林寺文本正書雜用大小篆八分法北朝碑多類此書家嫌其乖劣然以拙筆見古與後代專逞妍媚者不同也碑後列勸化主邑師邑子都維那忠正北面像主多人中有張黃頭黃頭馬黃頭按北史游雅小字黃頭則黃頭命名亦當時習俗然爾夤主撰之以義當屬齋字但說文玉篇汗簡等書皆無之吾不敢知也曹

上舍仲經好古金石文特裝界爲冊跋其尾焉

宇文周華嶽頌跋

後周華嶽頌立于武帝天和二年在今華陰縣西金天王廟中碑于題後結銜曰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司宗治內史臨淄縣開國公万紐于瑾造此文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縣伯大夫趙興郡守白石縣開國男南陽趙文淵字德本奉勅書万紐于瑾者唐瑾也爲燕公于謹器重白文帝言瑾學行兼修願與之同姓結爲兄弟文帝乃賜姓万紐于氏庭羅子孫行弟姪之敬時瑾已位開府矣進爵臨淄縣伯周制封郡縣五等爵者皆加開國授大將軍開府儀同者並加使持節大都督其曰司宗者武帝保安四年更禮部稱司宗也複姓古有之三字姓始于代北魏書官氏志載有勿忸于氏紐作忸勿疑万字之譌賜此姓者洛陽則于瑾猗氏則樊深匪特唐瑾也文淵于大統十年追論立義功封白石縣男邑二百戶遷縣伯下大夫加儀同三司天和元年露寢成以題牓功增邑二百戶北史更淵曰深避唐高祖諱也史稱其楷隸雅有鍾王之則今觀是碑殆非虛譽云

後周幽州刺史贈少保豆盧恩碑跋

右周少保豆盧恩碑康熙歲戊子觀于稼堂潘氏書屋恩本前燕支庶姓慕容氏與兄同州刺史封楚國公贈太保甯先後立功碑云恩字永恩北史後周書俱闕其名止書其字永恩附見甯傳惜也後幅漫漶不能卒讀矣宇文建國用蘇綽盧辯輩議禮諡法不輕假人卽宗子維藩弗隱惡德如晉公護曰蕩齊王

憲曰煬衞王直畢王賢曰刺趙王招曰僧陳王純曰惑越王盛曰野代王逵曰豎紀王康曰厲而豆盧兄弟或易名以昭或易名以敬誠厚幸矣稼堂曰昭乎哉子之言也曷書之於是乎書

眞定府龍藏寺隋碑跋

眞定府治東龍興寺隋龍藏寺故址也寺刱于開皇六年恒州刺史鄂國公金城王孝儁立石齊開府長兼行參軍九門張公禮撰文恒州齊亡後入于周周又亡入于隋而公禮仍書齊官君子不忘其故國于稱名見之矣沸傳宋太祖會幸其地寺重建于乾德元年龍興之額所由更也然歐陽子著集古錄稱龍藏寺已廢遺碑在常山府署之門則嘉祐間碑猶在寺外也今入門有殿殿北閣五楹廣九楹崇十有三丈中奉觀世音像高七丈三尺趺四十有二土人目爲大佛寺碑亦具存而終南山釋道宣撰神州寺塔錄鋪敘佛像頗不及焉何哉若夫隋之碑存于今者寡矣裝界而藏諸也可

題僞刻李衞公告西嶽文

王侯將相時至則居之雖豪傑之士不能預信于平日也劉季起沛上衆推擇可爲沛令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盡讓季常其時安能必後之相季封酇平陽哉劉伯溫羈管紹興感憤至欲自殺又嘗爲石抹宜孫所用初未有佐命之思而或謂其在西湖望見雲物曰後十年有帝者出吾當佐之殆妄也世傳李衞公未遇爲文告西嶽神意在取天下次則擇主而仕若微時預以帝王自許者然考之史衞公初仕隋爲殿內直長尋爲馬邑丞唐高祖擊突厥衞公察其有非常志乃自鎖上急變新舊唐書所載畧同可謂不知天命之尤者亦安得于未遇時逆知爲唐佐命出入將相乎其事雖見李肇國史補而告文不知何人所作其云斬大王之頭焚其廟宇此豈衞公之言昧者從而刻之石按歐陽趙氏所錄皆無之蓋近代作僞者爲之眞妄男子也

潘氏家藏晉唐小楷冊跋

右晉唐小楷一十六種共一冊舊藏新安畢侍郎燝康家吾友潘次耕得之出以見示次耕博訪金石文

一一裝界得此遂爲翠墨之冠審視再三字比近時摹勒者差小又紙墨一色竊疑淳化帖外如大觀淳熙潭絳鼎汝等帖足本已亡侍郎偶得其一弓爾然楷法已畧備試用張懷瓘法估之不啻直千緡也

金石文字跋尾卷四

秀水朱彝尊著

唐太宗晉祠碑銘跋

唐太宗自晉祠興師定天下貞觀二十一年七月御製碑文及銘勒石于叔虞祠下碑陰列長孫无忌蕭瑀李勣張亮李道宗楊師道馬周衛名後人覆之以亭而庸工以字畫上石稍淺遂刻而深之帝嘗自述作書之法惟求骨力骨力既得形勢自生不意爲庸工改鑿而骨力形勢俱失矣子嘗五至祠下輒摩

挲是碑覽古興懷集少陵野老詩句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書于亭柱富平李因篤子德見而賞其工因遺書與予定交于其歸也拓銘一本贈之而書其後

聖教序跋

鍾山紀槩子客于燕王子八月過其寓齋觀宋搨聖教序舊爲吾里項子京家藏上有張澂跋尾澂字如瑩建炎中官尚書右丞周益公稱其馳聲翰墨位望既崇人欲其尺牘不可得今觀其書法果入格且歎

此冊紙墨絶妙當知爲南渡以前物矣子京蓄書畫甲天下卷尾必佔其價析產時按所書以遺諸子見者以爲不爽銖兩焉甲寅春檗子俶裘南還相對潞河酒闌索予題識復以他本較其鈎畫要未若此本之善

唐騎都尉李君碑跋

同里曹生仲經嗜金石文手拓同州李君碑示予紙墨精善對之眼明碑末詳書者姓氏觀其峻利秀逸非王知敬殷仲容不能造詣及此李君諱文字緯東

漢以後字必以兩字稱一字省字矣載于唐書房玄齡字喬顏師古字籀李眾字師李琇字琇張巡字巡郭曜字曜宇文審字審李恢字祚李倏字堅竇思仁字恕張義方字儀此外不多見也

唐郭君碑跋

右郭君碑在汾陽縣北七十里于丙午秋經郭社村行溝中仰見土岡之上碑額微露環岡數里乃登讀其文皆駢儷語首二行剝裂君之名字門世與撰文者皆闕焉其知爲郭君者藉有額存也碑立于乾

封二年中有云揮霜鉞而斬老生葢從太宗攻霍邑者按舊唐書宋老生棄馬投塹甲士斬之新唐書則稱爲劉弘基所殺溫大雅創業起居注又云老生攀繩上城軍頭盧君諤所部人跳躍及而斬之世咸不知揮刃者之爲郭君而君之名以石裂終不傳可惜也

跋唐明徵君碑

上元縣攝山佛寺明徵君碑其文唐高宗御製書之者高正臣也碑立于上元三年徵君者蕭梁處士山

寶寺其故宅高宗以山寶來孫崇儼入閤供奉特爲撰文勒之于石石至今猶完好歲在辛酉十月予與金陵鄭簠嘗熟王覃嘉興周笥貴平湖曹彥樞暨子弟彝玠同游是山留信宿各揚一通以歸

唐龍門奉先寺盧舍那像龕記跋

水經伊水出南陽縣西東北過陸渾縣南又東北過伊闕鄰道元注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春秋之闕塞是也韋應物詩鑿山導伊流中斷若天闕而司馬君實之言曰龍門伊闕天所爲非山橫

其前水壅其流禹始鑿之然後通也斯言其信矣夫
山有八寺其一曰奉先像建自咸淳二年而以調露
二年賜額蓋闕去洛陽二十五里而近兩岸洞龕佛
像累千合夾侍坐立者幾盈萬此杜少陵詩所云氣
色皇居近金銀佛寺開也碑闕書者姓名或云袁元
哲竣考正續書之康熙戊子竹垞八十翁彝尊識

跋石淙碑

右唐武后夏日游石淙詩并序羣臣和者一十六人
河東薛曜正書久視元年五月刊于平樂澗之北崖

斯游也新舊唐書本紀均未之書計敏夫唐書紀事
亦不載僅見之趙明誠金石錄及樓大防集而已予
友葉封井叔知登封縣事撰嵩陽石刻志始著于錄
顧刪去九首覽者不無憾其闕漏康熙己卯九日獲
披全文碑尚完好漫漶僅三字惟張易之昌宗姓名
爲人擊去然猶可辨識也井叔曩語予澗壁面水必
穴崖棧木乃可摹拓故儲藏家罕有之子性嗜金石
文以其可證國史之謬而昔賢題咏往往出于載紀
之外若賈竦華岳詩李夐恒岳詩任要韋洪代岳觀

唐張長史郎官石記跋

張長史以草聖名正書傳者絕少而墨數九品書人
列之上上良以其正書不易得也郎官石記舊本存
王太傅濟之家後王元美敬美迭相藏弆三公各有
題識董尚書思白摹而勒之戲鴻堂帖謂海內止有
一本蓋以絕品目之矣相傳是冊乃唐人所拓疑未

必然冀明之中吳紀聞云唐郎官題名碑承平時在學舍中堂之後兵火後不復存長史蘇人故立碑于此按郎官題名宜在長安其刻石存蘇州學舍者吳人鄉曲之情爾此必滄熙以前所搨無疑康熙乙酉六月觀于商邱宋公節使之廨

開元太山銘跋

莊周稱易姓而王封太山者七十二家勒石于八百餘處歷千萬禩而石磶玉牒後人莫得見其形兆果明神為之守護邪祖龍肇始立碑久已埽迹兩漢迄

唐間世一修時遵之典開元天子允文武百寮之請於十三年冬十一月式遵故實有事于太山詔中書令張說右散騎常侍徐堅太常少卿韋縚祕書少監康子元國子博士侯行果於集賢書院撰儀注已丑日南至法駕詣山下御馬以登行升中之禮天子製紀太山銘親札勒于山頂之石以十四年九月景戌告成於是中書令張說撰封祀壇頌侍中源乾曜撰社首壇頌禮部尚書蘇頲撰朝覲壇頌趙明誠金石錄目載太山銘側有題名三列今已亡之而頌頌授

梁昇卿書刊御製銘右明有俗吏以忠孝廉節四大字鑱其上頌文毀去者半可憾也碑銘典雅或是燕許手筆而御書遒勁若怒猊渴驥鷁東安閑不比孝經之多肉少骨若唐隸盡如此何慙漢碑碣乎山高四千九百丈二尺行旅出于塗者車前馬首仰視眇可觀歲在己酉五宿茲山之麓未克叩天關陟環道手摸其文詢之野老必架木緣緪而上然後椎拓可施又山高多風兼慮日曝紙幅易裂若是其難也曩者先後裝界三本悉為好事者所奪己丑夏同里沈

秀才翼能分書獲此本于白下雖有闕文乃百年以前舊搨爰審定而書其本末于冊尾銘書隋作隨書繹繹作弈弈有曰自今而後做乃在位將多于前功而悲彼後患豈意天寶之亂近在目前也乎是歲六月丁未舟發江都阻風瓜洲渡口書

唐封北岳神碑跋

唐天寶七載封北岳神為安天王是時祿山近在肘腋安天王之名得毋為之兆乎碑辭李荃撰其陰則康傑文書以八分者戴干齡也筆法酒古遠在韓擇

木蔡有隣梁昇卿張庭珪史惟則諸家之上乃盛熙
明攷書法獨遺之何與

唐崇仁寺陀羅尼石幢記跋

西安府崇仁寺陀羅尼石幢唐天寶七載五月建張
少悌書所題職名有駕出長上扶車長上按唐制兵
部尚書選驍勇材藝可爲統領者拔其尤令宿衛目
曰諸色長上有一日上兩日下者有五日上十日下
者若長人長上取形軀六尺以上者充之則每
曰隨仗下隸左右監門衛者也又有直長長上長孫

溫充尚儀直長李嗣福充監門直長李善充尚輦直
長上周先孝充左羽林軍長上見于新書宰相世系
表外河渠署有長上漁師此云駕出扶車殆皆宿衛
士矣少悌筆法娟秀稼堂是本尤佳因摭六典新舊
書識其末康熙四十有七年二月壬寅朱彝尊題時
年八十

書唐蘇祕監小洞庭二碑後

天寶十三載七月扶風蘇源明守東平時濟陽有河
隄之役太守李倰虞夫役不均於是濮陽守崔季重
魯郡守李蘭濟南守田琦胥會于東平源明議廢濟
陽以盧東阿歸東平平陰長清歸濟南陽穀歸濮陽
既而縣乃不割郡亦仍舊貫見源明所作詩序而劉昫
地理志稱天寶十三載廢濟州將毋國史傳聞或失
其實與迨明年祿山作逆則源明已徵八爲國子司
業此杜甫八哀詩有一麾出守還黃屋朔風從之句
也當五太守讌集源明特字渦泊曰小洞庭亭曰洄
源至太和中天平節度使令狐楚以二詩立石題云
自源明迄楚爲時僅八十年洄源亭渦泊已迷其處

矣聞是碑尚存惜儲藏金石文字者多不著于錄也

唐憫忠寺寶塔頌跋

右憫忠寺寶塔其文張不矜撰蘇靈芝書建自唐至
德二載碑稱御史大夫史思明奉爲大唐光天大聖
文武孝感皇帝敬无垢淨光寶塔頌宛平孫侍郎耳
伯著春明夢餘錄謂碑建于思明初歸附之時而昆
山顧處士甯人撰金石文字記稱嘗偕覲人萬貞一
觀是碑其文陷處類磨治再刻以爲思明復叛之後
磨去及思明誅此地歸唐後人所重刻者今年冬遇

貞一干諸城李渭淸所遂同往觀焉碑首范陽郡三字史思明三字次行大唐等十二字文中維唐紹統及彼命啟與禪虞又東宅四水西都八川暨唐祚字至德二載字其文深陷然書法實出一人始悟侍郎處士所云猶未爲定論也考思明之降在至德二載十二月至明年正月肅宗始加尊號二月乃赦天下改元碑既建于二載十一月不應預書尊號又思明初附肅宗授以歸義王范陽節度使若碑建于降後宜大書王爵不當祇稱御史大夫則是碑之建蓋在

思明未降唐之先范陽郡三字其初本二字祿山僭稱范陽爲東都必東都也大唐一行其初必祿山父子僞號文中唐字其初必燕字而至德二載其初必祿山父子僭號之年無疑載改安慶緒襲位賜思明姓安名榮國治旣降附復更舊名因命靈芝改書者爾碑文以左爲前寘人謂書丹于石之故疑從祿山俗尚未可定也不矜與判官耿仁智同僚思明之將復叛也表請誅李光弼不矜實爲起草辭曰陛下不爲臣誅光弼臣當自引兵就太原誅之及將入函爲仁智削去思明知之遂執二人仁智死不矜度難獨免可知已當日思明降而復叛旣誅之後唐人見其碑跗之惟恐不力安有反勒其名于石者乎此又事之所必無也貞一閒予言作而曰有是哉于是人摹一本予爲攷其始末書于後

蘇靈芝易州鐵像頌跋

蘇靈芝書予所見者幽州憫忠寺寶塔頌及是碑而已今其石漸泐飛動之致已失遂不堪與李北海對壘此宋人搨本精采具存董尚書稱其遒密宜矣冊

舊藏曹氏古林康熙壬午春忽見于花南水北之亭正如久別故人相對古林余金石表儲藏秦漢已來至五代十國凡七百本近已散失斯碑獨爲識者所得幸矣

唐御史臺精舍記并碑陰題名跋

唐自貞觀中李乾祐爲御史大夫剏置臺獄囚當訊就近拘繫之其漸也侍御史東西推監察御史糾視刑獄各禁其囚治武后時來俊臣侯思正皆爲御史制獄之外臺獄圜扉恒滿崔隱甫總臺務言于朝掘

去於是旁列精舍以釋典懺之崔湜爲文梁昇卿書
以八分開元十一年勒諸石碑陰列侍御史殿中侍
御史監察御史并内供奉銜題名僅盧懷慎崔湜陸
景初三人亦昇卿分書自懷慎以下正書百二十二
人侍御史也自湜以下正書百八十四人殿中侍御
史也自景初以下正書三百四十七人監察御史也
碑額又有天寶元載以後侍御史知雜侍御史監察
御史共五十人而碑之左右椎拓不及焉中有薛偘
偘者二名重文碑凡三見此唐一代所僅有也昇卿

自監察御史歷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再遷太子右
庶子

唐儲潭廟裴謂喜雨詩碑跋

顏州儲潭廟唐碑二載陳思寶刻叢編子屬友人訪
求謁廟下者輒云無有康熙壬申十月一月泊舟于
潭獲諸儀門之右其陽裴謂詩其陰裴氏族子題名
記事後十年吳江張吉士尚瑗出知興國縣事乃拓
謂詩見貽惜其陰面壁工人不知鑿揚然胡氏統籤
季氏全唐詩謂作皆無之叢編所載諸道石刻其中

唐人詩尚多惜無好事若張君爲子博訪而摹拓之
也謂字士明洛陽人尚書寬子仕至兵部侍郎舊史
有傳

五經文字跋

唐大歷十年有司上言經典不正取舍莫準乃詔儒
官校定經木送尚書省并國子司業張參辨齊魯之
音考古今之字詳定五經書于論堂東西廂之壁論
堂者太學孔子廟西之夏屋也見舒元輿問國學記
其初塗之以土而已太和間祭酒齊暻司業韋公肅

易之以堅木擇國子通書法者繕寫而懸諸堂禮部
郎劉禹錫爲作記當時場屋至發題以試士文苑英
華載有王履貞賦其略曰置六經于屋壁作羣儒之
龜鏡又云一人作則京國儀型光我廊廟異彼丹青
其推謝若此是書自土塗而木版自木版而刊石字
已三易恐非參所書矣以予論之唐人多專攻詩賦
留心經義者寡參獨奉詔與孝廉生顏傳經取疑文
互體鉤考而斷決之爲士子楷式爲功匪淺矣故禹
錫記稱爲名儒作史者宜以之入儒林傳而舊史新

書俱不及焉按孟浩然集有送張參明經舉覲省詩錢起集有送張參及第還家作而郎官石柱題名參僅一見于宰相世系表一見于藝文志小學類他不詳焉闕事一也參謂讀書不如寫書庶其書法必工故當時壁經羣儒奉爲寶鏡縱不得與儒林之列書家姓氏亦宜載之而書苑書譜書史均未之及闕事二也壁經雖無存然參所定五經文字與唐玄度九經字樣同刻石附九經之後歐陽永叔最嗜金石文字其序集古錄云上自周穆王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厓絕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乃獨唐所刻石經錄中跋尾三百九十六篇此獨無有是唐刻石經永叔當日反失于摹搨未免類于昌黎韓子所云掎摭星宿遺羲娥矣闕事三也今諸書皆有雕本獨五經文字九經字樣止有拓本無雕本闕事四也予思漢魏石經既已湮沒惟唐開成本尚存參書幸附刊于石顧學

者東諸高閣罕有游目者故具書之

平定州唐李謜妒神頌跋

異哉妒神之有頌也神之號不在祀典見于史傳者唐高宗將幸汾陽宮并州刺史李沖玄以道出妒女祠俗云盛服過者必致風雷之災乃發萬人別開御道知頓使狄仁傑謂天子行風伯雨師清塵灑道何妒女之害邪遽令罷役然則妒女有祠其來久矣相傳神介之推妹也頌之者誰游擊將軍上柱國李謜也碑于何所今平定州娘子關也州東有井陘東北有盤石葦澤而斯關以娘子稱殆因神而名之也立

碑之歲大曆十三年也神之行事不見于春秋內外傳其妒也孰傳道之自唐以來祈焉而祝史陳廟焉而臆臘祭此謂有其舉之莫或廢也且夫妒惡德也宜爲眾所共惡而神乃以是致頌此不虞之譽也井陘西南太原東北妒神之水瀠焉停黛色興雲致雨侔造化力頌之辭也吾思古人嗜金石文字者多矣考斯碑未著于錄推而拓之裝界而藏之古林曹侍郎溶也以八分書其後者布衣秀水朱彝尊也歲在强

閻協洽秋八月朔

跋唐衢州刺史嗣江王禕石橋寺詩

石橋寺在衢州府西安縣南三十里道書第八青霞洞天也康熙壬申冬知縣事鹿君祐邀予往游從寺僧登山尋仙人對弈所前後洞豁有碑峙其右則唐嗣江王禕所題五言詩以貞元三年正月上石末書朝散大夫使持節衢州諸軍事守衢州刺史賜紫金魚袋韋光輔建文稱刺史韋公于石橋寺橋下以外祖信安郡王詩刻石按新唐書表太宗第三子吳王恪爲嗣江王改封信安郡王景雲開元中兩爲衢州刺史詩題嗣江王當是景雲間初爲刺史作也成都楊用修不知薄烟暮遠郊遙峰沒歸翼二語係王詩疑爲仙人遺句誤矣

唐郎官石柱題名跋

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吳郡張長史旭撰記京兆許左丞孟容撰後序記出旭正書後序劉禕闕覓夫隸書也二篇別勒于碑而題名錄于柱自貞元後則

京師訪子梅會里坐曝書亭鎮以界尺審視之姓名官題名三紙字已漫漶眼昏莫辨會桐城方生來自可識察者三千一百餘人別錄諸格紙而同里曹生復以所搨本贈予因言柱在西安府儒學孔子廟庭之右上有古柏覆之竊思六部既分左右則當時立石必東西各一今右司暨兵刑工三部所屬郎官題名無一人者是左存而右已失也若禮部四司闕郎中考功膳部闕員外郎殆由椎拓者遺失爾方生名世舉字扶南曹生名曰瑚字仲經俱受業子之門

跋唐岱岳觀四詩

右唐張嘉貞任要韋洪公孫杲四詩俱刻于岱岳觀碑側而編岱史者不錄任韋公孫三人新舊唐書無攷任又題名云貞元十四年正月十一日立春祭岳遂登太平頂宿其年十二月廿一日立春再來致祭茶宴于茲蓋唐時祭畢猶不用酒故宴以茶也

唐濮陽卞氏墓誌銘跋

康熙二十年秋禁垣西偏中官劉進成宅掘地誤發古墓中有瓦罌一墓石二方廣各一尺二寸一刻卞氏墓誌四字環列十二辰相皆獸首人身一

刻誌銘而書誌作銘又無撰文人姓名第云歸于我彭城劉公而已文稱貞元十五年歲次己卯七月朔夫人寢疾卒于幽州薊縣以其年權窆于幽州幽都東北五里禮賢鄉之平原按憫忠寺有唐人合利記二云寺在城東門一云大燕城內地東南隅有憫忠寺門臨康衢則唐之幽州在今都城之西南合之是碑益信

唐游石橋記跋

游石橋記元和元年三月衢州刺史陸庶文庶吳人宰相元方之曾孫象先之從孫希聲之從祖也先世曰玩仕至司空侍中贈太尉其子姓號太尉支元方

象先希聲三世相唐新書世系表庶歷官福建觀察使當日以貴公孫領郡碑後列親賓接武男子從行是亦好事者親賓二人子壻試大理評事元益前絳州太平縣尉崔纘男子五人右內率府錄事參軍綜前弘文館明經繪左監門衛率府兵曹參軍紹前崇陵挽郎纁按世系表書縱鄭令綜河南府戶曹參軍繪信州刺史紹潁州刺史惟纁無之崇陵者德宗陵也纁以大臣子弟充挽郎唐制然矣

跋石橋寺六唐人詩

右劉迥李幼卿李深謝劇羊滔薛戎詩各四首刊成二碑留石橋寺嘉靖中尚存都御史江山趙鏜修府志具錄之中間闕文僅六字耳迥字陽卿知幾子大歷初吉州刺史終練議大夫給事中有集五卷載新唐書藝文志幼卿字長夫隴西人大歷中以右庶子領滁州州有庶子泉因幼卿得名深字士達兵部郎中衢州刺史滔泰山人大歷中宏詞及第戎字元大

元和七年以刑部郎遷河南令歷衢湖常三州刺史終浙東觀察使劇未詳二碑不知何年失去其後官三衢者改修府志乃盡刪唐人之詩深可恨也宋陳耆卿撰赤城志明謝方石續之各爲一集合之以行後之君子改修地志者當取以爲法

唐濟瀆廟北海壇置祭器銘跋

山川望秩濟瀆神淸源公建廟于濟源縣西北而築北海壇于廟後號廣澤王掌之祠官歲立冬日奉祀其來久矣舊俗廟不設祭器先期令請于上官購諸

洛下酬以稅緡所用沉幣之舫則以車遠運沁河渡口貞元十三年濟源令張洗字濯纓覩廟中楸槐數本爲大風所拔用其材製祭器凡百二十有二餘以造雙舫云按爾雅祭川曰浮沉郭景純注以爲投祭水中或浮或沉語焉未之詳也碑文謂沉幣雙舫蓋舫以浮之幣以沉之比于郭氏之注義較明晰今山祇川后祠宇恒有車船置殿左右殆本古祭川遺製爾洗于事神有禮度治人必有方惜乎斯銘不載圖經而洗之政事亦無表見碑今藏吳江潘氏稼堂其

白樂天草書春游詩拓本跋

右白傅草書一十九行錢穆父在越勒石寘蓬萊閣下今長慶集不載或以是詩補八元微之集中誤也散字廣韻未收而毛晃增注禮部韻略有之引白詩爲證且注云重增然則今之廣韻亦非唐韻之舊矣從雕本謄終愛雕本謄怯皆所當勘正者

金石文字跋尾卷四終

金石文字跋尾卷五

秀水朱彝尊著

唐國子學石經跋

右唐國子學石刻九經易九卷二萬四千四百三十七字書十三卷二萬七千一百三十四字詩二十卷四萬八百四十八字周官禮十卷四萬九千五百十六字儀禮十七卷五萬七千一百十一字禮小戴記二十卷九萬八千九百九十四字春秋左氏傳三十卷十九萬八千九百四十五字公羊氏傳十卷四萬二千八十九字穀梁氏傳十卷四萬二千八十四千七百四十八字論語十卷一萬九百　十三字孝經一卷二千　百　十三字論語十卷一萬六千五百九十一字爾雅二卷一萬七百九十一字開成二年都檢校官銀青光祿大夫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判國子祭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清宮使兼修國史上柱國榮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鄭覃勘定勒石本也新舊唐書載覃奏起居郎集賢殿學士周墀水部員外郎集賢殿直學士崔球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孔溫業四人校定又冊府元龜載文宗命宰臣令狐楚撰子季元書立于元和平蔡之後左一通太尉李光顏碑也其辭李程撰郭虔書立于開成五年艮臣本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襲雞田州刺史隸朔方軍其稱太保者以子貴贈官光進光顏皆以功恭

架焉

榆次縣三唐碑跋

榆次縣三十里趙村有宮碑三中央一通仆地折爲二段贈太保李良臣碑也其辭李宗閔撰楊正書立于長慶二年右一通安定郡王李光進碑也其辭判國子祭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清宮使兼修國史上柱國榮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鄭覃勘定勒石本也新舊唐書載覃奏起居郎集賢殿學士周墀水部員外郎集賢殿直學士崔球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孔溫業四人校定又冊府元龜載文宗

天下時人以大小大夫別之兄弟孝睦載于舊史而碑稱光顏平吳元濟師旋請于朝葬其兄則史傳所未及又碑書光進爲安定郡王史沒其文吾意碑辭定不誣矣

九經字樣跋

張司業五經文字始塗于土繼雕于版歲久傳寫點畫參差於是開成中沔王友郎朝議郎翰林待詔唐玄度依司業舊本參詳改正撰新加九經字樣一卷請附五經文字之末兼請于國學刱立石經今長安所存石經雖鄭覃張參成之其議實發于玄度也王伯厚稱其辯正書文頗有依據益自後周廣順中田敏進印版二部後石本之外鏤版更無人矣

書張處士瘞鶴銘辨後

石墨之傳于今有難以驟讀者天發神讖石斷而爲三瘞鶴銘裂而爲四又失其脫由是釋文不符覽古者闕其疑可也移易增益其辭不可也曩在白下得祥符周雪客神識碑考既序而傳之矣淮陰張力臣乘江水歸壑入焦山之麓藉落葉而仰讀瘞鶴銘辭

聚四石縮作圖聯以宋人補刻字倫序不紊且證爲顧逋翁書蓋逋翁故宅雖在海鹽之橫山而學道句曲遂移居于此集中有謝王郎中見贈琴鶴詩鶴殆出于性所好斯瘞之作銘理有然者自處士之圖出足以息衆說之紛綸矣力臣名紹精書法嘗爲顧處士炎武寫廣韻及音學五書手摹家藏鼎彝款識遺予惜不營生產沒後盡散失并傳刻棗木悉歸之閭人可歎也

湖州天甯寺尊勝陀羅尼石幢跋

湖州天甯寺建自陳永定三年武宣章皇后故宅也曰龍興曰孝義曰萬壽曰報恩光孝寺額屢更其曰天甯者仍吳越武肅王所更額也相傳寺有尊勝陀羅尼石幢一十四座今其八尚存文可辨識者一建于大中元年十一月後題刺史令狐綯姓名一建于大中二年八月後題刺史蘇特姓名書者曹臣川也一建于大中十二年四月書者凌潤也一建于咸通十一年二月又斷石一平望苪文琛立後題乾符六年四月蓋

平望驛時屬烏程澄源鄉宜陽里故張承吉詩云一派吳興水西來此驛分斯其證矣巨川渭莫考季良見宣和書譜載其行草書各五種考諸家記錄金石文字太和八年湖州德本寺碑陰係季良正書實歷二年杭州大覺禪師碑元和二年平李錡紀功碑均係季良八分書元和四年國子司業辛璯碑九年永興寺僧伽和尚碑均係季良篆額是季良于書法諸體精熟不獨行草見長矣惜也幢第稱曰處士而不著其里貫疑卽州人至繪畫人魚簡則畫譜未詳僅見于此子友鄭元慶芷畦撰湖州府志于柘諸幢文見示子嘉其見聞之周洽也書冊尾歸之

唐阿育王寺常住田碑跋

右唐阿育王寺常住田碑祕書監正字郎萬齊融撰其初趙州刺史徐嶠之書既燬于冠明州刺史于季友於僧惠印所覩舊文邀處士范的重書太和七年冬事也寺建于晉太康二年田賜于宋元嘉二年額更于梁普通三年釋道宣錄神州塔寺以是塔居第一焉碑題越州都督府鄞縣者齊融神龍中與賀知章劉昫唐書文苑傳國秀搜玉二集曾載其詩唐書以賀朝萬爲一人齊融爲一人誤矣唐自武德四年諸州置總管未久更都督府至乾元元年始號越州而鄞縣卽故鄞州開元二十六年始割縣置明州齊融撰碑時寺猶屬越州也碑引詩倬彼甫田歲取十千以甫作碩不知何所本其陰有記則于季友辭附贈范的詩的亦有和韻之作胡氏統籤季氏全唐詩均未之載季友太保頠次子也尚憲宗女惠康公主拜駙馬都尉授羽林將軍制係元稹所草史不言其爲明州刺史宰相世系表第書終宋等州刺史云

憫忠寺重藏舍利記跋

右宋師倫書重藏舍利記在京師憫忠寺碑建自唐會昌六年文稱舍利舊藏智泉寺寺經始于元魏幽州刺史尉蕤命故又號尉使君寺按北史蕤命太安狄那人蕤作長參預齊神武起兵破爾朱兆者其曰節制司空清河張公則仲武也當武宗詔毀佛寺地分三等幽州等居上許留僧二十人尋又詔諸道留

二十人者減其半故碑云勅于封管八州内寺留一所僧限十人至是年宣宗即位遂弛其禁先是智泉寺已燬遂以舍利歸憫忠寺焉仲武在幽州屢破回鶻鄭畋謂會昌時功第一方毀寺之歲五臺僧多奔幽州仲武封二刀付居庸關曰有游僧入境則斬之及宣宗增置僧寺碑稱司空固護釋門殷誠修敬若是乎前後不相侔者蓋仲武功名之士宜其好惡與時移也師倫無善書名然猶存王知敬薛稷遺意亦能拔乎俗者

唐澶州陀羅尼石幢跋

石唐咸通四年八月澶州押衙兼南界游弈將王訓所造陀羅尼石幢宣義郎前建州司戶參軍事劉鐫序并書經後題朝議郎使持節澶州諸軍事守澶州刺史柱國崔袞名又分書建立歲月及鐫字人于後按游弈將五代十國多有之獨不見于唐會要新舊書惟六典載騎曹掌外府兵馬簿帳牧畜之事凡諸衛馬承直配千金吾巡檢游弈者季請其料給之殆職巡邏者已是帖今藏吳江潘檢討稼堂家審定爲

宋拓本

唐北嶽廟李克用題名碑跋

曲陽縣北嶽廟有唐李克用題名一百二十八字文稱中和五年二月者即光啟元年攻僖宗以是年二月至鳳翔三月還京改元之詔猶未下也克用與義成節度使王處存同破黃巢以功封隴西郡王而盧龍節度使李可舉成德節度使王鎔惡處存約其減之分其地通鑑載克用遣將康君立救之而碑文則云領蕃漢步騎五十萬衆親來救援與通鑑異又云至三月幽州請就和斷遂班師取飛狐路却歸河東則又史所不及載者當唐之季藩鎮連兵境上各事爭鬬職方不錄其地朝廷號令所及僅河西山南嶺南劒南十數州上下不交以至于無邦生斯世者其聞見已不能悉眞況百世之下寓兔傳聞異詞哉惟金石之文久而未泐往往出風霜兵火之餘可以補舊史之闕此好古之士窮搜于荒厓破冢之間而不憚也克用本武人未嘗以知書名而碑文楷畫端勁詞亦簡質可誦英雄之不可量如是夫嗚呼益以見

金石之文爲可寶也

憫忠寺葬舍利記跋

右唐景福元年僧復嚴葬舍利于憫忠寺觀音像前匡威也是歲李克用王處存合兵攻王鎔匡威救之于是南敘述記知常書之碑云隴西令公大王者李有詔和解河東及鎮定幽四鎮碑稱欲遷舍利于閣內陳辭請發封壤上許之蓋匡威方恃燕薊勁旅有雄天下意宜有請無不許者碑文侈陳發緘時舍利光芒異香郁烈外石函封內金函閟其崇奉象教至

矣迨明年匡威復出師救鎔其弟匡儔據軍府自稱留後匡威進退無所之鎔迎館于鎮登城西大悲浮圖顧望流涕未幾以圖鎔見殺然則事佛果得福乎舍利之塔一燔于太和八年一燼于中和二年今匡威所建之閣遺跡已不可問其碑僅存焉爾已踣佛脚俾工拽而出之揚以藏諸笥

唐濟安侯廟二碑跋

乙巳秋客自華州來者貽予唐李巨川所爲濟安侯廟碑濟安侯者華之城隍神也巨川爲韓建掌書記撰許國公勤王錄以媚建方昭宗幸華建請散殿後軍誅李筠圍諸王十六宅皆巨川教之唐史附諸叛臣之列觀其碑文盛歸功于建此猶猘犬狂吠無足怪者繼得金張建所撰廟碑謂諸王既見殺是夜建袖劒詣行宮將及御幄神厲聲叱曰汝陳許間一卒耳蒙天子恩至此輒敢爲弒逆事乎建倉皇而退昭宗德之徙神于行宮既還京封神濟安侯而歐陽子五代史則謂建父叔豐所誠殆儒者不語怪之意歟金源之文傳世者寡碑辭特剴切可誦其稱神縛草傳泥假以成像猶能奮叱不祥而當時藩鎮重臣幸時之亂曾不遺偏裨老弱之師爲衛社稷勤王計殆土木之不若蓋有激其言之矣彼巨川者罔有忌憚謂土木可欺己之文足以飾非于後不知直道在人自唐迄金二百年華之父老猶能道之而張建者復刊石而記其實也然則小人之變亂是非欲以惑天下後世者復何爲哉復何爲哉

晉王墓二碑跋

代州柏林寺東晉王李克用墓斷碑二其一曰唐故

左龍武軍統軍檢校司徒贈太保隴西李公神道之碑文曰公諱國昌字德興世爲隴西沙陀人偉姿容善騎射蓋克用之父朱邪赤心所謂赤馬將軍火生頭上者也其一曰唐故使持節代州諸軍事代州刺史李公神道之碑文曰公卽太保之次子也其名克字僅存餘可識者有公前躍馬彎弓及徐方等數字按史克用弟四人次曰克讓爲振武軍校從討王仙芝以功拜金吾衞將軍宿衞京師親仁里第自克用稱兵雲中殺守將段文楚詔捕克讓讓與僕十數騎

鸞弧躍馬突圍出奔雁門與碑文合則爲克讓無疑但史載克讓守潼關與黃巢兵戰敗匿南山佛寺中爲寺僧所殺不言其爲代州刺史又得歸葬于代皆不可曉者士人相傳王墓上舊有碑十三今十一已亡其二存者又散埋土中蓋金石之文自歐陽永叔趙明誠後世無篤好之者宜其漫漶不可辨識如是也當永叔時去五代甚近沙陀世次已不得詳其爲唐家人傳謂太祖四弟皆不知其父母名號至國昌字德興紀亦遺之是十三碑者永叔亦未之見更六百年而子乃得覩其二非幸歟惜乎十一碑者不及見也同里曹先生博采金石有歐陽趙氏之好出二碑于土摹之揚本俾子審定其字若干遂書其後歸之

千峰禪院碑勅跋

右澤州盤亭山千峰禪院後唐明宗賜僧供密勅蓋明宗踐位日洪密具表稱賀以此苔之文曰退避無所愧恧良多嗚呼五代之季安得聞此長者之言哉歐陽子謂明宗武君不通文字觀署尾數大字出自親判上有璽曰書詔新鑄之印可異也

晉義成節度使駙馬都尉史匡翰碑跋

史駙馬匡翰墓在太原縣東北三十里黃陵村墓碑深陷于地村民語子士不可揩揩之尺則更深尺子強令揩之以畚去土至一尋窮趺始露驗之則陶學士穀所撰文也辭多駢儷乃抄撮其大略云天祐中授代州副使以勞加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改遼州副使兼領九府都督同光初充嵐憲朔等州都游弈使解職授天雄軍牢城都指揮

使遷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轉檢校戶部尚書潞州刺史未幾改天雄軍步軍都指揮使遷侍御彰聖馬軍都指揮使兼九府都督進檢校司空懷州刺史轉控鶴指揮使加金紫階兼和州刺史駙馬都尉食邑五百戶俄遭內艱起復授冠軍大將軍右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依前充義成軍節度使以天福七年三月薨于鎮詔贈太保其先後歷官詳宋然史稱其歷鄭州刺史而碑不書何歟又傳美其好讀書尤喜春秋三傳與學者講論不倦碑離亦云懷鼓篋之心行有餘力蘊飛箝之辨似不能言不積財而但富藏書不憂家而惟思報國求諸時彥宜有倫焉則與史傳合矣

建雄節度使相里金碑跋

汾陽縣有大相里小相里相里氏子孫聚族居焉按相里氏東周時卽有之莊子稱相里勤之弟子是已漢有御史武十六國前趙有偏將軍覽大都皆晉人也金墓在小相里之北繹碑辭與五代史傳略同惟史稱字奉金而碑云字國寶史稱贈太師而碑云贈太子太師則碑爲可信已

鎮東軍牆隍廟記跋

鎮東軍牆隍廟碑施宿撰會稽志張淏續之均不載其文予友顧徵士寧人獲諸臥龍山西岡上采入金石文字記中碑文錢武肅王鏐撰王以乾寧二年伐董昌明年五月平之冬十月勅改越州威勝軍爲鎮東軍授王領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至開平二年丹爲大都督府亦謂之東府題曰牆隍廟者朱全忠之父名誠王旣稱臣于梁不得不爲之諱矣獨怪全忠

未篡弒時唐帝在位乃勅改武成王廟曰武明成德軍曰武順義成軍曰宣義并嫌名皆避之迨梁旣僭號司天監以帝曾祖諱茂琳改歲月陽曰辰凡戊字更作武尤可發笑也

北漢干佛樓碑跋

丙午二月登天龍之山得北漢李煒所爲干佛樓碑異焉僧工搨歸裝潢之書其後曰北漢之爲國不足當一大郡而王朴以爲必死之寇亡最後自周之世宗宋之太祖百戰不能克宜其君臣有過人之才而

劉繼元處裹瘡吮血之餘輕役其民命嬖臣范超冶金爲佛泊不急之務惲身爲相臣不能匡正惟事圍棊飲酒反撰碑文侈大其事何歟碑稱承鈞爲睿宗皇帝繼元爲英武皇帝皆史記所未及劉旻之語張元徽也顧我是何天子爾亦是何節度使然則惲之耸大其辭適足以形其陋而已攷繼元之立在宋開寶元年戊辰史稱其即位時改元廣運而碑建于乙亥故其文曰上御宇之八年後書廣運二年歲次乙亥按楊夢申撰劉繼顒神道碑亦稱廣運元年歲次

甲戌與是碑合則即位改元之說史未得其詳矣繼元殘忍好殺具書于史然當時諸臣率弃之降宋范超者亦降惟惲至國亡乃降蓋其誅戮亦所必行無足深罪者嗚呼以蕞爾之地抗百萬之師民爭爲之效死其君臣豈眞無過人之才者哉若其文格之卑書法之陋攷古之士無譏焉可也

金石文字跋尾卷五終

秀水朱彝尊著

宋太宗書庫碑跋

右宋太宗皇帝書庫碑大中祥符四年眞宗御書勒石在太原府壽寧教寺碑爲風雨崩剝其半沒土中歲久盡蝕文凡二千餘言僅存數百字其陰石尤泐所可識者有太宗御製文集四十卷又集一十卷怡懷詩一卷迴文詩一卷逍遙詠一卷至理勤懷篇一卷宋志載御製集一百二十卷蓋統言之也碁勢圖

琴譜各一卷蓮花心漏迴文圖若干卷雜書扇子一百二十六柄雜書簇子七百五十三軸按史帝既削平諸國收其圖下詔購遺書于左昇龍門北建崇文院徙三館書實之此崇文書目所自始也又分三館書萬餘卷別爲書庫所謂祕閣是也王明清有言太平興國中諸降王死其舊臣或宣怨言太宗盡收用之寘之館閣使修羣書廣其卷帙厚其廩祿贍給以役其心俾卒老于文字則帝之留意翰墨特出于權謀祕計而非性所好也雖然亡國之臣世主往往趨

視之如土芥而重繩之以刀鋸帝獨容之禁侍之列給筆札事纂述謂非世主所難能歟嗚呼是可記也

宋京兆府學石經碑跋

京兆府學新移石經碑記宋元祐中京兆黎持撰文河南安宜之書鍛之者長安石工安民也其曰汲郡呂公者宣公大防之兄以工部郎中陝西轉運副使知陝州以直龍圖閣知秦州大忠也自唐鄭覃等勒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天祐中築新城石爲韓建所弃劉鄴守長安幕吏尹玉羽請輦入城鄴謂非急務

玉羽泊曰一旦敵兵臨城碎爲矢石亦足以助戰鄴然之移置尚書舊省至大忠領漕日始克盡列于學載持記甚詳方是時宣公在朝二三執政罔非正人監司長吏咸以興起學校裒集經史爲務至紹聖元符之際小人柄政諸君子咸被重罪以去宣公竄死虔州未幾大忠亦降官崇寧初籍籙人立石端禮門側蔡京復自書碑頒郡縣彼張商英周秩楊畏之徒反覆附和恬不知恥民以一石工獨能嚴邪正之辨不肯鐫名姓于碑惟恐得罪後世匹夫之志不可奪如是夫持爲京兆學官其文辭條達類南豐曾氏而宜之之書亦稱入格迄今博聞之士或不能舉其姓氏民則後生末學皆能道之以此見立身行已不可不爲後世慮苟是非得其正雖百工技能之人反有榮于當時之士大夫者嗚呼可感也已玉羽者京兆長安人以孝行聞杜門隱居鄴辟爲保太軍節度推官仕後唐至光祿少卿晉高祖召之辭以老退歸秦中嘗著自然經五卷武庫集五十卷其書散見于册府元龜惜歐陽子不爲立傳而其書亦不傳于世也

子既感碑文之出于民所鐫而題其後予友鍾淵映將注五代史記并書玉羽之事告之俾附注于鄴之傳焉

太原縣惠明寺碑跋

呂惠卿儉人也當時君子視若鬼蜮而王安石獨任之不疑且曰惠卿之賢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今觀惠明寺舍利塔碑雖能文善書之士無以過之世徒知爲頭會箕斂之才不知兩人當日以經術定交而取合于文字也嗚呼此其所以爲姦也歟

桂林府石刻元祐黨籍跋

元祐黨籍徽宗書之立石端禮門其初九十八人爾既而蔡京復大書頒郡縣以上書人及已所不喜者作附麗人添入凡三百九人碑稱皇帝嗣位之五年蓋崇寧四年也是時籍中曾任宰臣執政者十無一存曾任待制及餘官亦已零落過半亡者毀其繪像及所著書奪其墳寺存者定爲邪等降責編管荒徼禁不得同州住其子弟亦不得詣闕下小人之快意未有甚于斯時者矣豈復有所忌憚乎其後張綱看弁而不書官又其上系以皇統年號論者疑公自貶

詳謂王珪一名不合在籍自九十七人外益以上官均岑象求江公望范柔中鄧考甫孫諤六人共一百三人皆係名德之臣許子孫陳乞恩例次數而襲頗正遂采三百九人之事跡成元祐黨籍列傳譜述一書凡一百卷蓋惟恐其闕然則小人之厄君子適以榮之士之自立宜審所擇矣京所書刊石滿天下惟桂林勒之屋壁故至今獨存碑後王珪章惇姓名漫漶者爲瀑泉所沁也康熙乙丑二月望日

大同府普恩寺碑跋

右大同普恩寺碑記宋修武郎借吉州團練使充通問副使婺源朱公奉所作也公以建炎元年十一月奉使爲金人所留迫之事劉豫不可欲易其官不可探策使之歸復不可其語耶律紹文曰上國之威命朝以至則使臣夕以死夕以至則朝以死觀其懷印卧起悲歌慷慨與漢之蘇武何異非孔子所稱不辱君命者歟記成于金皇統二年二月實高宗紹興之十三年也于是公之去國蓋十七年矣題曰江東朱弁而不書官又其上系以皇統年號論者疑公自貶其詞合乎古君子危行言孫之義而未得其本也攷公之歸宋在是秋七月記之作當在和議初成而公不能原公大節所臨發之時也彼寺僧者見公既去不在惟知奉國人之法輒刪去其官爵增易其紀年無足怪者史載公被留時嘗具酒食告僚友曰吾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諸公幸瘞我其處表曰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于我幸矣而公碑文亦曰予築館之三年歲在庚戌冬十月乃還于茲寺然則所謂近郊某寺者殆卽普恩寺非耶史又載公以文字敬金

之貴人子弟使之就學因得以和好之說進蓋公之文有不得已而爲之者當其時宋諸臣留于金若宇文虛中吳激蔡松年之徒多以文學自命顧寺僧獨以公之言爲足重于世亦以見恭敬之不可弃而忠信所行者遠也嗚呼士君子不幸生喪亂之際又不幸以文章爲世所重得其文者或不原其志意所在輒更易以就時人之耳目至使大節皎然若朱公者幾無以自白于後世讀普恩寺之碑其亦可感也夫

杭州府學宋石經跋

金石文字跋尾卷六　六

宋高宗皇帝御書石經紹興十三年知臨安府事張澂摹勒上石淳熙四年詔知府趙磻老建閣于太學題曰光堯石經之閣置石其下洪邁曾惇楊冠卿葉紹翁李心傳陳騤王應麟潛說友紀之詳矣宋亡學廢爲肅政廉訪司治所西僧楊璉眞伽造白塔于行宮故址取其石壘塔杭州路廉訪經歷申屠致遠力持不可然已損其什一元至正間卽治所西偏建西湖書院以祀先師設有山長掌書庫其後明常熟吳訥乾州宋廷佐先後巡按浙江或覆之廊或贊以旃

禮記向有學記經解中庸儒行大學五篇今惟中庸片石存爾其南則理宗大書御製序四碑在焉右則春秋左氏傳四十八碑闕其首卷通計八十七碑諸經雖非足本然書法甚工學古者所當藏弆若夫秦檜一跋已爲訥椎碎其詞見于學士院中興紀事本末君子無取也

書拓本玉帶生銘後

玉帶生宋文丞相硯名也石產自端州末爲絕品其修扶寸廣半之厚又微殺焉帶腰玉而身衣紫丞相寶惜旁刻以銘書用小篆凡四十有四字歲甲申觀于商丘宋節使坐上因請以硬黃紙摹之不敢響搨也生之本末略見玉笥生詩其銘辭亦附注于詩編按金華胡翰作謝翺傳稱天祥轉戰閩廣至潮陽被執翺匿民間流離久之間行抵句越是信公軍敗後硯卽歸翺可知其寓浦陽永康閱兩思諸陵登釣臺度必攜生偕往懷古之君子可以深長思矣

遼釋志願葬舍利石匣記跋

京師仙露寺金人俘宋室子女置其中見蔡絛北狩行錄趙子砥燕雲錄顧地志失載遺蹤遂不可稽康熙二十六年五月宣武門西南居民掘地得石匣匣旁有記自稱講經律論大德志願錄并書乃遼世宗天祿三年瘞舍利佛牙于此記後有千人邑三字蓋社名也施主姓名首列帝后諸王大臣下及童男小女考遼史世宗妃甄氏後唐宮人帝從太宗南征得之寵遇甚厚及卽位立爲皇后至天祿四年方冊立皇后蕭氏二后同死察割之亂並葬于醫巫閭山記留守也遼史聖宗初卽位羣臣上尊號曰昭聖皇帝統和元年六月上尊號曰天輔皇帝五年四月上尊號曰至德廣孝昭聖天輔皇帝二十四年十月上尊號曰至德廣孝昭聖天輔皇帝二十四年十月上尊號曰至德廣孝昭聖天輔皇帝今碑建于二十三年但云至德廣孝昭聖皇帝如碑所記至二十四年乃合元年尊號天輔字以稱之否則二十四年所上之號與五年無異何用羣臣復上平竊疑史有誤也

刻于三年所云皇后蓋指甄也東明王者疑是明王安端卽察割之父以功王東丹國故曰東明王也燕主大王者中臺省右相牒蠟爲南京留守封燕王故曰燕主大王也國舅相公者靖安蕭太后族只撒古魯以天祿元年爲國舅帳詳穩故曰國舅相公也獨趙思温子延照史作延昭而通鑑亦作照嘗爲后晉祁州刺史後仍歸遼餘子本末不得其詳矣又記有建窣堵波之文疑當時后匣留于塔下塔久廢而后匣僅存土中匣已無蓋其舍利佛牙又不知何時散佚也

遼雲居寺二碑跋

右王正智光雲居寺二記共勒一碑碑額篆書重修雲居寺一千人邑會之碑一稱結一千人之社一千人邑會之碑一稱結邑千人近年京城發地得人之心一稱完葺一寺結邑千人之社仙露寺石函記後有千人邑三字尼曰邑頭尼覽者疑是地名合此碑觀之則知千人邑者社會之名爾天順皇帝者遼穆宗尊號丞相秦王者重元爲南京留守也遼史聖宗初卽位羣臣上尊號曰昭聖皇帝統和元年六月上尊號曰天輔皇帝五年四月上尊號曰至德廣孝昭聖天輔皇帝二十四年十月上尊號曰至德廣孝昭聖天輔皇帝今碑建于二十三年但云至德廣孝昭聖皇帝如碑所記至二十四年乃合元年尊號天輔字以稱之否則二十四年所上之號與五年無異何用羣臣復上平竊疑史有誤也

金京兆劉處士墓碣銘跋

金京兆劉處士墓碣銘奉天楊英撰文武功張徽書

洛陽李微題額立石者同知京兆總管府事高眞也文稱處士初諱章更名九隴又名渭又名於菟其字希文不易也下筆有骨肋西州碑版多出其手一楊之外皆法書名畫望而判其眞贋嘗謦書于市一逢官持之去處士直詣廳事取書辭色不少遜挾書揜臂而出性不喜浮屠法而處開元塔三十年無家無妻子正大八年詔民東徙至陝既而事且變投所蓄古印章鼎彝于河避地平陽入太原尋還故里以疾卒按金史哀宗紀元兵既取鳳翔兩行省棄京兆遷

居民于河南所云事變者此矣英之銘曰士之遇也爲龍爲虎其不遇也如魚如鼠既魚其龍又鼠其虎生必違其所好死則從其所惡將矯世以自戕抑直行而不顧苟會于心千載其猶旦暮著所以信于人者以銘先生之墓吁辭特崛奇而微正書多涉篆隸體亦不猶人金源遺集傳至今者惟趙秉文王若虛又云大朝開創以來庚辰之歲改縣爲閏州考元史竟未之載宋王諸公未免失于討論宜清類天文分野之書云洪武元年改閏爲潤而今國子監金元史雕本閏旁均著水亦非也碑書法雖不工然斂足以達其述先後政頗詳顧修地志者曾不引證何哉

趙吳興干字文跋

周興嗣千文便于小學善書者恒寫一本獨智永曾書八百本散在江南而吳興趙王孫亦屢書之延祐三年四月有旨趙子昂寫來干文一十七卷發祕書監裝背收拾此或一十七卷之一也吾鄉項子京家刻石今歸于予

元豐閏縣令碑記跋

豐潤縣本玉田之永濟務金史稱太和間置明寰宇通志一統志因之今觀至元七年縣令孫慶瑜碑記則改務爲縣乃章宗大定年事且云承安中以懷遠

大將軍夾谷公習揖來宰是縣足徵置縣在泰和之先也碑又云大安初避東海郡侯諱更名曰豐閏東海郡侯者即衛紹王然則縣始置時仍名永濟可見又云大朝開創以來庚辰之歲改縣爲閏州考元史

霍山廟建文元年碑跋

右霍山廟碑建文元年正月壬午祇祭上帝于南郊二月癸亥鴻臚寺序班周赦國子監生袁綱奉命以香幣牲醴祭告中鎮勒其文于碑嵌廟西壁上蓋自燕師靖難之後四年之政事悉行革除舊典遺文去之惟恐不盡乃普天之下尚留此一片石存人間世之君子有志于補修惠宗實錄者辭雖不多所宜大書特書布在方策者也

跋首善書院碑

萬歷丁酉先大傅文恪公偕禮清葉文忠典應天鄉試得華亭呂公原先生卷第一後先生試禮是卷文雖高恐不得第欲以所擬第二人頒解先文恪曰此時文爾雖第與不第等耳若不第者之文其人必以學行聞于時遂定先生卷第一後先生實爲行媒今兩家子姓仳離坎壈先代賜書俱已零落而先生後人猶能于兵火之餘裝潢是碑守以勿失摹而刻之俾覽觀者仰先儒之典型可以識君子小人存亡進退之故是碑傳書院雖毀安知無有復之者則嘉先父子之功不可泯已

北京國子監進士題名碑跋

唐人及第書名雁塔未必綾諸石也明自永樂二年遷官故未得書于石也繼而羣小交攻毀書院而碎其碑傳聞碑初立時祇揚一十三紙而先生藏其二至崇禎壬申文敏起自田間桐城孫舍人國牧請重書是碑文敏謂曩曾書二碑一置書院一爲王評事應遴摹勒藏壁間爲御史某徙置中城察院官舍訪之果存其後西洋人借書院以爲歷局久之遂踞其中甲申春李自成入寇中城所藏之碑亦不可問矣康熙辛酉予復主江南鄉試先生之孫嘉先持揚本見示又六年嘉先子天右持至都將重勒上石請予

跋其尾子丹華亭唐文恪公孫也先君安度先生侍先太傅于京邸兩家結婚呂先生實爲行媒今兩家子姓仳離坎壈先代賜書俱已零落而先生後人猶能于兵火之餘裝潢是碑守以勿失摹而刻之俾覽觀者仰先儒之典型可以識君子小人存亡進退之故是碑傳書院雖毀安知無有復之者則嘉先父子之功不可泯已

北京國子監進士題名碑跋

唐人及第書名雁塔未必綾諸石也明自永樂二年

命工部建進士題名碑于南京國子監撰記者翰林侍讀學士王達也十二年會試天下貢士于北京登科考謂是歲卽命立石國子監然今無有有之自宣德五年林震榜始也由宣德訖崇禎十三年碑凡七十一通思陵厭薄進士故將下第舉人與廷試貢士史惇等百六十三人又吳康侯等百人盡留特用於是惇等請援進士例謁孔廟行釋菜禮并立石題名帝如所請大學士周延儒奉勅撰文太僕寺少卿翰林院侍書朱國詔奉勅書后篆額工部營繕司郎中王瀕監工立于進士題名之次而十六年楊廷鑑榜遂無隙地可樹碑矣予輯日下舊聞既撮其大略筆之于卷康熙辛未秋八月上丁　天子命大學士代祀孔子釋尊充十哲分獻官禮畢偕祭酒汪霧鼐宋司業吳涵容大徧覽諸碑其初釋褐卽撰記立石後乃有遲一二十年始立又或有題名無記兼踣于地者多有之嗚呼明之祖宗待進士可謂隆矣苟不由是出身選人輒投之僻左荒遠之地士大夫論資格日嚴而萬歷以後題名之后不師舊典作記登第者

孚有拓而傳示子孫徒儘立于風雨冰雪之中信其剝蝕不亦可歎也夫爰屬二公扶其踣者并揚之

皇清勅授徵仕郎　日講官　起居注翰林院檢討
竹垞朱公墓誌銘
經筵講官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加三級澤州
陳廷敬撰

康熙初北平孫公北海老而家居以經學詔後進子
亦往遊焉孫公盛稱秀水朱君錫鬯之賢一時東南
文學士游　京師者其推謂爲老師宿學子心嚮往
焉而莫之能識也後舉博學鴻詞授官翰林已而長
直

學士加少傅歸卒贈太傅謚文恪文恪公六子長諱
大競仕至雲南楚雄府知府子五人長茂暉以廕授
中書科中書舍人好學問樂取友爲復社宗盟輯禹
貢補注君嗣父也本生父諱茂曙楚雄公第二子也
天啟初補秀水學生甲申後棄去卒私謚安度先生
撰兩京求舊錄有春草堂遺稿安度先生子三人君
其長也舍人無子以序立君爲後君少而聰慧絶人
生數歲嘗見諸神物異怪狀不類人世及他人視之
輒無所見書過眼覆誦不遺一字塾師舉王厎使屬

對君應聲曰后稷師怒笞之爲舉業文干言立就已
能工詩崇禎十三年浙東西大旱饑人相食自文恪
公以宰輔歸里家無儲粟楚雄公清廉安度先生貧
至絕食君守書冊自若也既而曰河北盜賊中朝籌
朋亂既成矣何以時文爲不如舍之學古乃肆力于
周官禮春秋左氏傳楚辭文選丹元子步天歌人皆
笑以爲狂迂未幾亂果作君年十七贅婚嘉興練浦
之陽馮村馮公有客王鹿柴華亭名士也見君大奇
之曰此必以詩名世後君名益高四方以幣聘者爭

集其門所至皆以師賓之禮遇焉客游南北必橐載
十三經二十一史以自隨已而遊　京師訪孫公于
退谷公過君寓見插架書謂人曰吾見客長安者務
攀援馳逐車塵蓬勃問不廢著述者惟秀水朱十一
人而已君既以博學徵試之　殿廷相國馮公得其
文歎曰奇才
詔以檢討充
起居注
日講官在

內直間語子曰公直似益都淸如曲沃子謝不敢當
以君之賢至今思其言因以自策勵其亦不得不謂
之知言也歟君雖以被劾鐫一級罷尋復原官歸里
後數年
駕巡河上至江浙
賜御書四字曰研經博物禮遇之隆固無替于昔時
也君既退而著書有日下舊聞四十二卷經義考三
百卷明詩綜一百卷瀛洲道古錄若干卷五代史注
若干卷金石文字跋尾若干卷禾錄若干卷蠙志若

干卷蠙志者通政使曹公寅與君合撰者也曹公爲
君刊曝書亭集八十卷未卒業而君歿君之自立如
此同舲京華儕輩奔走塵埃中所辛勤而僅有者猶
泰華之于邱垤衰遲蹇鈍之人倀倀然莫適從也得
失之林亦可考而知已君閒居謂其孫稍孫曰凡學
詩文須根本經史方能深入古人奥未有空疎淺
陋勦襲陳言而可以稱作者記云時過然後學則勤
苦而難成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子舉此以爲
教子弟之法焉君在翰林預修一統志主考江南

覃恩授徵仕郎贈生父家居十有九年康熙四十八年十月卒年八十一配馮孺人歸安儒學教諭馮君鎮鼎女前十六年卒子一人昆田國子監生賢而有文前卒女二人一適吳江周能察一適桐鄉貢生錢玻孫二人桂孫國子監生稻孫府學生曾孫男一人振祖賜書孫女二人銘曰

或史而野或經而葩物亦有然爲蓬爲麻嗚呼竹垞天邪人邪得于天者既碩孔多人其謂何